



來禽館集卷之二

臨邑

邢

侗子愿

甫著

子婿

楊

燾獻王甫參閱

序

歷城陳明府首應公車序

先生名諫議子身自為綺年名甲第風神氣尚著見
照曉間襟裾蔭映輒以數十百輩諸為冷冷慕說者
不翅天上人若握內昭華林中翹秀而先生殊欽然
自下也每對人謂丈夫一片氣直須為縣官徇此

尺南北東西唯所使矣於時先生用次得臨邑覆
先我人期月國俗一新元元方狎喚咻共相誇詡曰
我曹禱祠而獲我君寧唯我邑鄰壤將歸政焉良幸
甚頃之當事鄙小我不喚邑乃用先生爲歷城借民
之奚罪焉先生去茂邑後難我邑萬衆奉爲神之莫
可得歷之民胡以重爲民祖先生宰歷凡三年奇首
犀於藩相歲月早聞先生名於朝先生臨臨則邑民
則祈反風饑者常請先生文具矣
而先生居平所爲歷書則

上上谷後曰蕭之規曹將無隨乎歷饒錢穀衡世少
憤入無杪忽升斗羨出則無杪忽升斗歎役則視田
肥瘠多寡兼准困素積卽素稱豪有與援輩亦不得
希脫漏萬一乃獨周恤士曰此秀民也卽小復其家
以安佔俾慰藉乃父兄曾幾何矣若胥史則毛釐不
少貸一字坐魯魚陰陶扑有等稍涉舞文則當鬼藉
城且此輩惴惴累足立家不及烟突非所絕輕比獄
卽繫人皆有不可窮詰故非不得已不以金選媚其
上所最嚴在盜伍伯相糾察諸爲鈔竊類咸徙他境

境以大治先生意不安小治辨從圖經父老得小清
河闕塞狀乃嵩目條牒數千言撮其肯綮奏記力行
臺監競相賞異曰安得陳令爲稻田使還此前百年
濟也以余所知穎上神敏垂簾清晝事以就理上谷
醇質矻矻據案行野不少自寬先生皆有也先生今
且赴公車命駕行矣縉紳士皇皇曰奚而奪我父窮
檐遐旬殘癘之衆則曰奚而奪我母擬且畫像伐石
紀厥去後垂不朽而歷之僚佐幕則亟亟先有請焉
曰吾輩頂先生不至廢職守不至受意外督責厥惠
實大願公數語報先生余嘉諸君指爲差次素所知
先生者如此臨民昔群而詛歷今歷將胡詛乎先生
必且曰兩邑者吾驕子也吾且夕不忘歷之民試以
臨之口其證焉其須焉

叅伯亨融戴公之官嶺東序

戴大夫繇南牀得職而遷秩出爲臨沂監於制監得
察一方利弊培擊權勢稱外臺然而視南牀要貴左
矣大夫解章而出按轡而泣以登瑯琊之臺極目蒼
蒼彷彿少昊氏之墟是伯禽所封邑也問何以治

尊尊而親親乎俗既益薄洙泗之間猶斷斷也大夫治之以唐虞三代之道修六經重廉耻祛訾毀去巧僞庶幾周公之遺乎所監故設淮戍如千人撫中丞沽節省汰大夫抗聲曰烏寇寤深矣此去東海幾何而議撤撤將儵復臨敵而問師山城君鼓腹笑人矣卒以不撤臨沂夙昔名金穴語寤聞 上上命郎謁者採辦金甚亟撫中丞訾請益戍便大夫抗聲曰臨沂與朱提異盡骨山耳卽劔石及黃泉至竟無金野與世無爭民奚以戍爲卽天子好主金於境內已矣守臣任之而議增戍是樹一敵也爭已之兩事撫中丞莫能難坐迂意指諸大寮屬吏廩廩於大夫焉大夫音不自可婁上計乞身寢不報無何而嶺東叅藩之詔下矣嶺東古百粵地置郡南海適徙民與粵雜處南海任尉龍川趙令所雄霸典兵之地而蠻夷塞蔽諄暴之鄉也在 今皇帝幅員內頗稱貨貝數番船往來率無厲禁採山漁海制輕通俠狡獪百出蒼適徙民與粵雜處畧不易古而販賣競利則實倍焉天子擇地立之監命彈壓一方乎抑欲教導化誨之

也粵即僻比號海濱鄒魯所謂唐虞三代六經之治
 何渠不可大夫用周公而易趙尉以海外而比淹中
 孟軻氏不云乎易地則皆然信夫粵與多成成當否
 興革大夫計不難一撫中丞如臨沂監粵所繇產九
 孔之螺龍蒸之竹明月之璣乳蕪之誓不減鏐金
 天子非時而問墨勅而徵大夫何應之庸詎知夫大
 夫不曰他日之曠我為政今日之貨亦我為政大夫
 以身徇萬象堅令 天子不言寶豈但與撫中丞口
 舌較量哉大夫美秀多文既部以鄆鄆又部以羅浮
 山靈臺觀之奇在所互發不已灼爍足術耶自魯地
 粵見謂下泰山而抵配林若視南牀益左紫紫
 矣大處山林之念無日不恆營於中庶藉羅浮一吐
 之瑯琊自誓業及四十大夫崎嶇尚遠其圖利事功
 以媚 天子乎毋遽有遐心也大夫節下吏臨沂矣
 守以下合十城十人謀以言藉大夫乃屬不佞不佞
 知大夫深爰為叙致如右云

武德觀察董公擢淮上治漕叅知序

公之以臬副治兵武德也蓋用朝鮮轉餉積奏可保

叙輒從郎署超數階所繇受受卽以治兵借借復以武德部也 天子亦無嘉鄒侯飽我師旅張我捷伐故不次遇之耶武定濱海卽漢楊僕將樓船軍入朝鮮道今 天子守在津門武定視漢於朝鮮孰爲近急且烏寇挾朝鮮假道虞而窺上國較厥形情其視漢徑以朝鮮壘而罔遠牧越藩之苦相提實萬也所司以茲役而勤縣官縣官以茲役而晝便宜則武定者可容第一置勾股乎蓋魚鹽閑曠之塞而儵然係天下安危之大勢使之然耳董公之借部武德也

部以治兵也其縣官終始我公意故曩之日舉異域三百餘萬芻麥糧食而付之公公朝而釋夕而籌心徑寸也費一于舟費一于陸烏翔獸蹶之儻來而吾以十萬軍徒僂應之得南則失北顧後則遺前水則虞漂風途則虞泥淖齋則虞要梗居則虞竊攘憂憂乎難其爲我公矣而公三年所至無餘算三軍所向無留匙卽兩軍相決不無存亡然以虛枵張口轉徙于溝中者絕跡其無焉于時朝鮮復社稷之丘夷壞官嬪之跣跣提孩養其壯髮扶老益之年齡伊誰之

賜公之明德不可誣也則夫縣官數階之擢安所云
酬唯是借部武德也所部以治兵也庶幾縣官終始
我公意哉入乎朝鮮出乎朝鮮出乎朝鮮入乎島夷
挾朝鮮而必徑中國之道夫兵餉寧分二事朝鮮武
定寧出兩塗我公據司監而與東撫任身手之勢舒
寇蓋之勞又與經畧經理張堂與之重聯輕熟之機
則縣官終始我公意大抵如斯爾今復以治漕參伯
行矣漕控淮所關京夏命脉筋骸最重不第一屬國
戈鋌事縣官詰王爵而屬我公要事終始成其爲鄴
侯業爾公慎旃哉公此擢亦非常叙要以朝鮮舊勛
故是行也去淮撫及治漕尚書不跬武地會見縣官
真能終始公則中興之盛可跂足俟矣倘荷公獨知
契敢因諸州牧邑令之請而聊一剖白之公言如此
非以道私也

念蓼劉公謚濟南相擢睢州牧序

我國家兩都並建則齊魯梁宋砥平矢石猶之繒帛
則表幅土地則中原也民於斯者嬉官於斯者逸民
能於官則官愈逸官能於民則民愈嬉官民交相

則治道成而太平可跂踵俟矣要之職思其居在民
易而在官難官無見難則民之恬於其易直反覆手
耳我念蓼劉公之爲陳雷也是遊梁始也于時陳雷
多故矣公以撫字行而以鈇裁佐撫字什而七鈇裁
什而三鈇裁定而豪右傍撫字裕而良弱寧且也處
膏無潤歎泉愈潔公則有焉以故三十四州邑咸避
陳雷異蹟諸上司無不刻牘上闕庭者此其所崇積
內召不疑無何得濟南屈爲別駕此其故不能參口
談矣直弦曲鈞之喻寧詎不爲先生設哉公意不無

少介而以馬遷譴紫之地惠然而臨之其所典司才
郡一事若可高堂是意不注由耳聽號號七十二流
泉吏隱耳而諸上司坐委無虛日察長揖借無煖席
其所興建虧除悉語上司察長歲月以幾龔而公獨
畧刻饒爲之自秦山廣川諸巨鎮以及禹濟吾臨諸
疲沓境無不遞勞締握民以更生車轄東則西輒以
僕曰奚我後也車轄西則亦然盡三十屬城望別駕
寨帷真同時雨而其最大最得譽則在假守濟南時
文符繁則辨以敏刑獄夥則辨以平困祭焚則辨以

數年穀歉則辦以調劑用是三十屬城民吏競廩廩
于二千石而日夜願公真拜我濟南也此豈可以聲
音笑貌哉蓋山以東諸上司亦無不刻牘上闕庭者
而僅擢方州以去見謂非所以處先生也余則曰不
然睢要害也介在梁宋間別設百雉以屯軍兵隱然
負監司之重焉睢政報而監司郡長誠無難于序次
掇之耳公行矣無厭睢也睢去陳畱烟火日相達鷄
犬日相聞語曰民所歌舞天必從之陳留故侯頌而
睢新牧矢口增語焉公以輕車駕是適宋也洋洋乎

于遊梁始基之矣公繇縣而郡繇郡而方州親民之
日皆礪礪德業之秋也三方之民嬉而公所在逸所
謂官民交相能者於公實驗不誣耳中原抗策兮繡
帛錦成余因歷城諸君之請而以二言爲旗亭藉焉

濟南郡守文翁擢濟兵巡觀察序

海岱間一大都會唯是吾濟繫獨海岱卽舉中原幅
幘半而其臚布列曾不得與濟埒兄弟稱維濟居今
左輔長河滙其西歲漕所必經地寔與東兗二郡介
河而均厥政東而滄海諸郡拱仰矜式一切厲兵

守亟在境外亦靡得而加吾太府之憲也蓋他郡屬城僅僅而濟則屬凡三十有奇稽漢地里延袤最廣本郡而外幾奄泰山平原渤海菑川清河諸郡之半非真所謂一大都會耶天子爲濟置守每難其選往往用郎高等出不則試守他郡而最在高等者移治之夫他郡去南臺藩臬諸監司遠課皆疏濶卽朝旭三十丈生堂皇訖嶮才一放晝漏猶自詭云勵精川觀巖攬山客狎賓之飲嗽絡繹旋香間與薄書雜猶不失聲良二千石也若吾濟之難與官之難濟

抑難言矣我文翁之涖濟也以司農郎高等出其出而涖濟也繇吾鄉先生之疑然孤介者請請其曹之名郎有梓里藉也銓曹則以司農之名郎爲疑然孤介之重臣梓里藉也文翁車朱兩轡享二千石不舉祿意常有以自下者曰我一鄙牧常盡三十屬城而求芻牧我孱孱何能爲不假耳目人則善敗壅闕而不得聞假耳目人則善敗或倒置一不得當是令之以滿調進也文翁唯推赤誠御人其所下教屬城夫段在精辦其職而不及溺銜校其錢穀而要其無以

身作壑胥作漏卮也屬城奉令維謹而間有不喻意
指澤弗究民者文翁則爲手書好語之若家人父子
然曰爾牧長空洞無他期于佐濟上四履元元之急
爾非吾二三賢黃墨孰與共之某忝甚宜去某小未
治辦宜矜奮而前于是屬城皆歡然相謂我文翁不
鄙夷我州邑吏我何忍以不競累文翁旬而信期而
洽再期而忘若二十六幅一聽于居中之軸而無相
盤卽或臺監司以鉤撻某官某事詢曰太守抑知此
乎文翁正色荅守臣卽不假耳目人亦不敢安蔽聰
明已如今所問詰守臣知稔矣第數案驗無左證不
欲驟張皇爾夫吏安得盡龔黃州邑安得盡化胥境
在吾右以鈴馭不至大逸群敗良足矣若憑紙上言
守臣受篋如牛腰臺監司遜席謝曰太守持重甚入
以不寬文翁戴星坐堂皇濟理奏記下記牘落紙如
蜚其所理牘不盡用蕭氏律半依古經文老吏吐舌
莫能難一字郡右職諸卒吏累足而立靡窺一笑
諸對薄囚半言立決堂下叩頭謂公見我肺附有言
服獄則又爲片時暴雪白粲鬼薪以下不令繫囚

日送徒安在爲我逮還本州邑此間園扉兩曜不照
地也諸所擬爰書輒面語兩造爾傳何等法爾徑貫
勿論總之斷斷中出以平恕胥吏受成削牘無計營
一緩郡車門炊烟恒冷以無滯獄故居平飾獄官慎
視囚勿以薄罪羈勿以瘠而瘦勿以疾病及鬻藥勿
時乏其所最極心經理則在解兌一大事入不以忽
秒重出不以忽秒縮往往承委官入手流日契刀錯
刀五千五百封識宛然也守藏吏奉身坐藏如木偶
州邑官吏不省姓名者何人人咸曰文翁至廉無貳
夫廉者不取云爾若文翁者生而墮地不識阿堵爲
何物矣郡數值無年文翁爲減七箸蒿目耗精而曲
爲壽縣縣殺噉作何狀亭亭道殣凡若干悉用痛哭
達臺監司報聞不中度若不及時稽固者治無貲其
議振業則又參亭三十屬城而准歎豐如以歷下權
輸之粟給臨商待哺之衆如家督均家衆而予之食
弗以遠近困儲別也諸荒政甚多要之皆顛是而其
所尤沾沾不置則在學校開郡學廟赤白剝如爲捐
俸入四百餘千新若初落敬群咸有所都也學官

子學官僮子以品程試不惜評隲高下猶師友父兄
置不蕪毫毛以故郡當鄉舉凡入教者二十有八人
悉向試高等輩文翁為鑄應宿編流播海內翕然文
匠歸之矣他如疏濬河渠兼古稻田使者職作起首
孝兼古美俗使者職奉太夫人行後園掘蔬供節日
告所興除蹟備極色養散衙事估畢矻矻猶儒生蔬
魚與伍曰我何第希蹤作者行用自教兒也夫文翁
豈不誠車朱兩幘字二千石不槩祿而所自奉才簞
食練衣非高堂重客不加豆雅性愛利人意欲人人

嚮德而當意所不可即臺監司不得一阿狗語秉節
如山貴育不能奪也滋濟且三年綽綽餘暇若他僻
小郡即餘暇亦未嘗數數過王母青鳥之宮房豹山
池之次宴會稀簡恬然自適其天授然矣臺用資望
疏乞為臬觀察仍治濟三十屬城地旋踵報可臺意
洵深遠謂此劇疲濟宜用輕馳熟福此濟人諒亦當
鄉先生崑然孤介者指文翁無難二千石濟乃至難
觀察濟哉濟屬州宋君輩邑陳君輩合三十屬城
潔書幣而徵文伺日無以報所天庶幾公為濟南生

詞代我曹張之言蓋不肖侗夙欲自言答所夫久矣
矧也三十餘城之鄭重乎文翁之歷濟久而以濟顯
則遠之爲朱少保宋司馬近之爲撫中丞黃公則不
肖之言將更僕有加焉

中丞黃公晉大司馬兼憲鎮齊序

今上之辛亥春王正月上浣維吉我撫翁黃公用
上命晉秩兵部尚書仍兼右副都御史巡撫如舊寵
隆赫奕叶煖律而迓齊邦人天交暢氓士競前曰我
公而甯緇衣可嗣也我公弗歸袞衣無庸也其屬濟

南太守丁大夫則以某等備在公紀綱恩義良篤
宜有辭以頌屬言于侗顧侗鄙生安敢爲華靡借然
而大夫命之矣敢百拜稽首而綴之言曰國家于省
直寘撫凡幾大都主拊循百姓兼理六察而已邊徼
則專兵河漕則專運至于非時之設行荒則言荒契
勘則言勘得未曾有總統而兼司者則以勢不相能
而力難周攝所從來久矣公之我撫則繇我齊之廣
訪左右方伯逋陟云此數年間錢穀刑名全齊洪
纖微之故靡不諳厥胸腹中以故勁輪卽輕車爰啓

卽熟路公平恒小心翼翼欽躬自下真若所謂單匹
勝予者及遇大事則岱岳不可撼拔其所持議率原
本姬公尼父六經之大指而以天地之正氣發之卽
其容眸穆可掬令人欲傾家釀至剖明可否證據疑
誤不冰而栗橋然矗立者蓋鮮矣公子齊凡九年小
則臺記行大則郵書奏研席矻矻無異儒生入夜燈
火青熒所規裁七寸之牘莫非軍國民器一切卽書
日巡檐小步口喃喃亦唯是靡有了遺等語而已聞
人宰權魚肉赤子公劄猶四體皇皇汲汲懼以毫末
圭斗濫竽我東國正界絨破櫪危而摘其轉相囊橐
者何者之監商徇遠聲醜而甚舉奏無少貲焉附聞
翼片禽逃纍纍狴牢摑繫大法小懲一遵憲典罔或
令始河之役泐下劉李吉黃決南陽爾馨地日久焦
灼無遺漢許商官稟程度工靡枵腹其疾病暑濕而
方亦試于是舂錘觀厥成若魚臺若膠新固屹然全
隄小清泮水疏導不遺民有舍次陂澤利矣齊屢無
年旱曠霑潦蝗復挾以爲菑啓啓口食唯我公是怙
公涕淚而籌便宜蠲賑疾置無停時帑則竭帑庾則

罄庾甚則貸臨德之儲積風富人之出賣鬻逮窮曠
 戒無贅聚窳之惠露翔于矜子洪資洽乎帝裔心不
 翅盡矣力不翅殫矣瀕年沿海備倭物力多誦公酌
 沿革視緩急于守備則罷王徐寨于遊擊則罷青州
 若旅順則吾東齊馬腹耳丞司改置尉候一歸之遼
 我糧息齋我人息肩便之便者也其他裁節登州大
 嵩等官兵馬匠費又不第... 民臨德
 何地而任其傾圮失厥險... 善矣
 臨乃嗣卜德則大興工作... 食民
 以不譁孔顏廟貌侈渝公閱然加慨曰撫中丞料錢

贏矣經費奇羨緊有焉鳴儻煥然竣以不日已而曾
 氏祠宇如之東昌文廟亦如之公居常振厲風威申
 嚴部曲以時簡練賜夷宛景渠荅蘭石之具靡所不
 勅備又浹辰下教瀕海要害俾諸將校曰從枕席過
 師也先聲所及大俠柳廷瓚等旋踵就縛青犢綠林
 抱頭遠遁境內以寧齊泱泱大國無諸生居業地公
 僉謀嗾使者以堂以廡學以致道若曾南豐所構
 源之館儵其改觀圻輔借糴于鄰公以 天子尺一

重水艦陸輦沾沾乎四海一家圻省等民耳吾何憂
徑寸丹盈咫檄乎王家口之不競于事則公實無狗
焉山東撫每先他撫絡繹抗疏此事 天子問東撫

何以無疏夫有疏則狗矣排衆口而倜然視力唯公
獨耳公之意細民燠咻百出而其察大吏則于六條
所云倍 欽任刑剝截阿附豪強通行貨賂者尤

加之審

察承奉相慕爲潔廉循良直道齊治

甲天下焉

撫耳公于兵于河于荒于契勘靡不

總統而終始條理奏凡是九年者公繇艾而駸駸髮

鬚白矣無一夕不服散七箸覺小減損子孫跽前曰
大人得無勞乎公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且縣官可負
何以戴顏天壤間公生稟懷異洵備四時而兼數器
至其操槩咄咄偁伯夷今世無有也聞居端雅簡默
庶幾孔子家兒不及于罵歲時腊腊舍館屏屨才取
成禮而止凡是九年蓋房豹之湖無壘舫杜康之泉
靡深盃環城里巷鷄不變時犬不易守者且十年所
公其至人哉凡九年而晉今秩不可謂弗尊弗榮莫
嘗聞之功什醑之什功伯醑之伯公于齊計伐推

異值千萬司馬之命猶若以九年淹也伺山澤士庶
敢盡言矣 是齊獲復有公則伺所倡爲緇衣袞衣
之說在所有同心公夙昔不鄙齊齊微天幸更幾年
歲 天子下渥恩且崇大顯燦邁今日公與吾齊其
兩不負哉用此復丁大夫謂伺言何若大夫唯唯而
載之牘

偏關兵使趙公閱叙晉左方伯序

往者吾友萬伯脩司馬書寄余數數其鄉之虜及今
趙先生所爲策虜狀大抵謂偏關在山西與寧武鴈
門並而偏關界極西駝一關尤重焉黃河繞偏如襠
襖之綴衣套虜疾騎而馳瞬息可至而又凜冬冰堅
保河一帶猶康莊耳且雲中平虜西連老營與偏關
接近故他鎮獨防秋此鎮兼防秋冬他鎮獨防西此
鎮兼防東西蓋舉山西邊事無能踰偏關而舉山西
之力以奉偏關無敢昕夕懈焉者其勢然也而我兵
使趙先生則謂今且市矣而計所撻齎幾何能壓虜
心否軍且玩市矣而計所脩練若何能備虜情否將
謂虜愚乎而比者賓客闡我人要寫秘書教爲天官

言揣摩漢胡運炊火置釜糜飯朝晡俱以時耻噉生
肉部下奏酒炙施甲乙帳吳越之果實陳焉王者爲
貂羽黃金附蟬漸漸去胡服掣禪持帽眩人刀輪之
戲靡不畢具而又咲吾中國執驅驅馬弱甚兵杖不
如農人棘矜利一切溺攢兒童事耳而我乃枕席帖
然謂虜卒無意我甌脫夷平淺燧爲樵薪刀斗盛水
磧面鳥獸幟截爲下妻裊裳如云漢寶馬驕軍取爲
賭筭博進資如是已矣比余則問先生策何屈先生
則又謂余蒙也何知策虜乎今者不過以中國治夷

狄也抑以夷狄治夷狄也經其可也權其可也經而
未始不權也權而未始不經也經權互用其可也何
也中國堂堂華夏于禮爲至尊彼安我撫則常爲撫
彼播動誇張不堅厥要則聲罪討之此經也而撫之
曰吾則未嘗不爲厲兵秣馬討討之日吾則猶頡頏
嚮投誠而全吾不殺恩焉此所謂經而權也夷狄態
腸犬態於性爲至狡彼乞我撫而非質則姑與從其
撫彼佯爲搖動挑釁而殺其形則吾且若爲不聞此
權也若乃詐乞撫而徐成馴吾則至竟而與之撫

爲蒙而寢成決吾則案情形而士馬亟兵之此所爲
權而經也王臣蒙所爲策庸者云爾矣伯修綢繆尺
素字命余子愿其謂趙先生何等也侗蓋心降焉積
至今而明將軍姚公爲趙先生徵言余余因述疇曩
伯脩問荅語如此卽伯脩地下陳當不謂余飾言相
謾矣余又聞趙先生仁智廉果人也仁則盡下智則
應猝廉則飽士果則斷疑四者備而于伯脩問荅語
策也何有及畢姚公札所刺刺趙先生欵戰悉堪重
寄它興學校設常平字孤恤發振業種種乃其大者

來禽館集卷之四

臨邑 邢 侗子愿甫 著

門人 李應期仲昌甫叅閱

門人 張 忻北海甫叅閱

大宗伯尊師東阿于公六十壽序

吾師東阿宗伯學士先生 予告閭門蓋十有四年
許矣今歲甲辰九月則六十覽揆辰闕內秦母封淑
人白頭偕也先生未艾而以秩宗命卿歸歸且一紀
又二歲而留六十屈鍾鼎之業于水木丘園間擅木

木丘園之適而弛擔乎鍾鼎之業者凡十有四年而
年甫六十也六十之視耄耋期願猶禺中而望崦嵫
刻年程日其未易以更僕指數明矣而海內同人門
故合中外元臣卿座館署勝流藩臬郡邑布衣寒賤
之輩無不延頸轂城而拊手加額者走幣走言無虛
月陸贏水舫無虛人則以先生之爲人大人也先生
之爲年大年也非可以尋常甲子稱慶也矧而六十
則又始壽也胡可以弗慶也于時邑之文學弟子若
而人戒書馳信紹元兄長文而詰不肖侗曰諸生受
于先生德厚甚深知先生宜莫如足下足下其爲諸
生颺言侗拜而受焉已而爲報書曰先生介壽洵世
至瑞合鄉校而薦酌者之詞又至鉅典侗胡敢辭先
生幸 今皇帝最久其過見寵遇則以說經故先生
往在石渠與今二三碩輔比肩都尉經術沈沈也其
相期尚要于倚明先王之道用經術爲經濟破離左
右貴人之助不苟俗以求富貴已耳及先生都秩宗
則婁言 建儲事 天子意微若不懌云者又諸王
國非禮非制之乞闔尹居閒之數率以峻絕而先生

遂不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然 上猶知舊學重先

生慰留數至卒難屢疏聽之歸瀕行恩賚金幣中使

致臨絡繹續食至隆厚也先生歸築別業黃石山取

賜書而且且精研之邑文學弟子絡繹投誠請先生

弗拒也文學弟子競前問先生在朝何以事 主上

先生為述總五經之論朝夕主前至于忠臣孝子之

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與自得失之故未嘗不

極口深陳之也文學弟子曰先生今日何以詔諸生

先生曰某說經臣惟經篋在其有 諸以易進者

先生為哲商瞿子本旨諸生則寢寢乎橋庇子庸等

皆以尚書進者先生為哲伏生勝旨諸生則寢寢乎

居居真嘉等諸以詩進者先生為哲申培公旨諸生

則寢寢乎孔安國夏竦等諸以禮進者先生為哲后

倉氏旨諸生則寢寢乎聞人通漢子方等諸以春秋

進者先生為哲胡毋生旨諸生則寢寢乎羸公段仲

等此十四年中非大風雨至不可已事靡不與諸生

經義相周旋廷中推擇之耗宗伯館師之啓事決日

一及門而先生一若弗聞也者而其于諸生經義日

旋如故也以是盡阿之諸生淳湛被服靡不善爲須
善爲歸指及善爲言盡阿之諸生疾痛頓躓未昏
朽未臘更繇未復屈抑未理者靡不先生通假其肺
附而四體營之也諸生所謂德厚甚深者以此伺不
肖越在甲戌與諸南北士專經而辱先生先生子著
不肖輩其所爲淳湛被服何翅邑文學子弟輩卽今
同門之友落落晨星而其五六在者尚能以文學政
事聞于世他所樹植士勾股莫竟其爲淳湛被服有
聞于世亦何翅不肖甲戌南北諸士輩則先生之以

經術暨西經律用若雲興四岳而天澤之之
之士與邑文學弟子之屬一葉一技秋毫而上皆先
生年也不寧惟是先生身爲儒宗職居師席其所啟
活活者皆社稷磐石之算帝用納焉時布濩焉
其當先相奪情倡言大義及坐曹典禮則又數奏
建歸今事朝歷明作或而先生之諫卒行則國家
大經大典秋毫以上皆先生年也先生溫文敦大坦
易直方自翰林而洊春卿其所陽示者縉紳之模楷
其所默持者王路之平康究其發存君子不得遠而

小人不得邇則熙朝世衡風化秋毫以上皆先生年也告

至傳於 詞深厚允愜王言先漢典謨卓哉無忝而

令古無之 於今失歷下之五君則千古作聖

述明之 先生真正 管先生 年也先生厥考命世鉅

傳德言 謂然 先生臨 騎先登先生蔚為國

寶筆 贊父兄以先 先生之 詞於 于鴻禧諸石之休

續成于于 筆言 亦多文章以 行以高兄卒

之人倫光于東海家錄 大于 先生之 行以 高兄卒

儲侍至十數萬在鎮幾十載蓋儉塞猶之家焉即左

丞顯秩亦未耐助什一秉鉞詎 盡耐哉繇前伯脩稱

偏關兼防秋冬兼防東西語俟先生秉鉞時余為員

下吏面證之余老矣猶兢兢濟南請纓少年也

兄者緣其弟則夫一門歲月咸自先生予之先生之年何如矣余故曰先生之爲年大年也先生之爲人大人也彼夫耄耄期頤自先生概之世壽耳而先生之爲耄耄期頤者極上天下地往古來今無刊磨焉此其爲大年大人也哉侗小子懼無能爲邑文學弟子酌者藉而以素所知先生者爲先生獻管窺蠡測不識可當先生一軒渠否元兄長文博綜藻識克紹其家而又每事必圖懿實其取余言而銜較之四方之文如織侗居其質可矣

壽新城王大司徒七袞序

夫吾東秦廣輪千里耳乃巨鎮則泰山巨浸則滄海
兩者若帶礪而地稱雄焉石閭梁父亭亭云云之爲
峙者不一而泰山處其尊涉漯汶泗鬲頰盤駭之爲
流者不一而滄海處其長此何以故羣峙拱而後見
尊衆流嚮而後見長尊與長著而壽之道可幾幾焉
泮矣我新城左司徒王公今年六月廿五日開七袞
之期不佞以肺附世講誼宜脩酌者之言乃今不他
旬而用不腆之辭進要以自言近質明吾肺附世講
云耳公以壬戌對策甲科周歷侍從數以封事顯積
資列卿爲罔爲臚句爲棘爲京兆爲罔爲北最後爲
御史中丞撫楚都凡三年晉右司徒又二年所晉左
司徒貴倨矣計以六曹長可唾手得而公乃請急用
太夫人爲辭 予告歸歸而日侍太夫人于然樂
也于時公齒已望六而太夫人會及耄對諸子姓諱
言者以太夫人在耳又十餘年太夫人耄矣公年已
望七而對諸子姓諱言老以太夫人在耳比太夫人
違養僅三年公實七十春秋矣諸子中丞君以下

望雲爲舍中壽諸猶子侍御君以下擬薦觴爲堂上
壽公愀然若不懌也曰自吾司徒府君殉職瘴鄉不
覲吾一賢書名而今五兄弟輩及若曹纍纍佩印擁
高車盛矣而吾父不逮吾養也吾何敢舉茲觴且也
太夫人九十時吾率吾兄弟及若輩佔佔進前頌南
山盛矣而今不逮吾養才三年也吾何敢舉觴不佞
聞而避之曰偉哉公也其于出處孝慈之義備矣公
以母太夫人故去二卿如脫屣卽十年淹若將忘焉
意蓋曰報劉之日短矣十政之官六月之息疇不願
之二公平進至二卿容容以母爲請此其出不越階
處不近名近古大臣所未有也家食十餘年不離文
史親弟侄子孫而課之凡相繼爲子大夫臺館聞人
無不自公鑪輪而金所從治焉父教彰矣近古家督
所未有也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事不佞曰公今宜駕
夫大臣視神理王憊不以筋力盛衰乃公恬然無欲
卽筋力五十許人何論神理在志有之伊尹逼期手
政尚父黃髮造周公視之二公不翅十舍寧謙傲
天子之尺一而甘一家食終乎中丞侍御君十餘

山則石閭梁父亭亭云云也水則沛澤汝泗鬲頰盤駭也無陵高而益其尊無爭流而益其長公其泰山滄海也歟哉茲爲公壽乃復以壽之道申焉公听然而顧左右曰邢生知我我其強醕一觴矣

壽特進鄭公七十序

漢孝景朝萬石君奮以太子太傅歷位九卿矣而我主上在宥久漸庠培植雅多宿德鴻碩之佐則遂州鄭公其最也鄭公生而魁傑深厚豁朗多謀如川莫禦如岳靡摧洵負命世鉅材云而會起家多從西北塞持籌策虜無寧月孖肝事 王無寧時竟此尾至

正位元樞游升阿保被虬橫玉至貴矣乃壯而請老而意巖嵒去三公之列而改署平世道民異哉此其居非尋常什一窺矣其鄰所擁思成藩伯以下凡五以思成正若郎中建思純司隸都邑以及諸季若任子若孝廉若文學輩彬彬競爽視史所稱石氏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而遞爲二千石者相提以論胡軫輕也君策少君值當戶且率諸弟以興印纍纍而若若詎止河東太守而下十三人鄭公三命競競

膺步武蓋不翅奮有恭謹之風焉思成馴行與建爲
徒司隸諸弟又靡不爭爲孝謹也鄭公其猶之乎董
石乎抑過之耶奮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歲時爲朝
臣不聞再政鄭公物望滿寰中巖廊推第司馬冢宰
御史大夫時以姓名聞卽鄭公逃之若免正恐安石
捉鼻不免也其猶之乎萬石乎抑過之耶鄭公今年
覽揆初度七十矣而髮猶鬢齒相擊有聲淳于酒可
一石不醉王珉美食尚兼頓不至果然察其形氣才
四五十許人較之奮當高祖遇諸河內甫年十五而
歷孝文孝景康強老壽者亦復相等鄭公則去襁褓
之歲尚數舍滿輪及矣奮終輸公一籌矣余不能爲
酌者之詞而用萬石之腐說進夫萬極數也以申以
長爲不盡之筭石量器也如京如坻爲不盡之積因
公繹義則亦可當樽下乎余視鄭公猶父也余戚馬
令君視鄭公則師保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敢以爲
初筵獻國香拂拂動矣鄭公其醕一卮乎萬石張漢
孝景朝而鄭公其張盛明之代熙朝宿老其交爲善
也振古如茲矣

劉母胡太恭人七十壽序

榆林觀察劉恩徵先生生而少孤母氏太恭人集憂
含辛撫觀察長養教督至勤戚也是時太恭人有長
媛鄰下是爲觀察妹齒少亞觀察婉嫵淵靖視觀察
至璋并列閨房書閣兩重器溫如也栗如也唯是
太恭人左經籍而右內則朝筆橐而夕女紅鴻雪程
業青燈課勞鯁矻矻所謂長養教督不直于恩徵
極身孟母于良媛并殫思班大家七誠規矣恩徵縣
進士庶常吉士歷諫大夫上書自言母卑孀茹苦狀
所司稽核覆奏詔表給事中劉餘澤母胡氏門于八
世甚煜赫踔聳矣而恩徵復用官闕數封太恭人爲
太恭人拜誥焉里人更榮之若前所稱良媛則爲今
督漕都御史道甫李公配夫人毗贊勲猷耿耿饒風
雲霜雪氣婉嫵淵靖蓋不能盡之太恭人從兩兒稱
母氏顧安不足北堂嗚乎恩徵板輿迓太恭人榆木
恭人將就輿也而懼塞寒不任行明駝之使擐甲
矛環蹠誇太恭人謂吾公設棗戟磕雷鼓以遲吾
君宮脂肸猶常珍耳太恭人尚先豫而李公自

走信采鷁巨艦薄河壩書謂而女甚念太恭人不
小弱聳有酒如淮有肉如陵願爲太恭人羞且太恭
人既懼榆塞寒其庶幾幸臨淮淮風氣柔嘉飲噉謝
安適書末復調笑爲一語而女門楣不薄勿第戀榆
也太恭人乃抗手謝兩見日老人病憊舫輿俱不任
行矣吾言不奉舍耳而會丙午初夏太恭人屆七
十歲榆之馬時穿矣淮且經
酌言具焉韓子不云巫祝祝人勸曰千秋萬歲夫千
秋萬歲之聲聒于耳而一日之壽無徵于人何也無

晉紳韻士之

大恭人大節凜凜用慈于恤用教于勞壽
享兒女千秋萬歲奉而騰千秋萬歲聲若
持券責償毫末爽哉恩徵文武兼備若
際澄朗若皎月竟宇寒潭在秋綽綽海內
與恩徵之于濱棣則吾同井也于詞賦
也致委太恭人酌者言且督漕李公又吾
門壽吾同盟三十年肺附交也此謗謗絮語爲恩徵
也者而可爲道甫也者而可

賀魏公封大中丞暨九十春秋序

天地之元運流行常懸衡于南北而南較勝以精英
清淑得氣獨先著物則靡靡著人則韶秀云而於北
則天行稍後苻采稍遜謝南物與人若沉鬱不暢苞
息未達然而蘊極之餘則悠遠博厚斯徵焉以余覲
于南樂之魏而天運可較言矣魏自上世世禮忠厚
代行陰德勸農課書之外都不省視而迨節齋先生
先生謹勅備有萬石之風明經不第屈而爲歲賦舍
上舍晚銓別駕兩仕皆執義秉節得名爲清白吏已
乃曠日即晏容何人哉行矣余歸耳先生凡三丈夫
下歸而身督教之長中丞懋忠次吏部懋權又次刑
部懋誠率以雋異唾手成甲科其所繇得榮異恩光
顯先生者後先不一而頃以懋忠建西晉御史中丞
之節三載封父都御史如其官拜 誥于家織文五
綵躐冒黃金塗代言如綉津津魏先生家世儒宗雍
本茂柯甚焉隆詳媿也乃誥至而先生適開九表
不恃靈壽趨踰踰舞如四五十歲人鄉人觀者咸謂
魏翁上壽大貴康強福履會天人之極而不知先生
之得於懋忠者多也懋忠自爲理官人拜御史直言

天下事數以身試鼎鑊逮遭貶謫先生無戚容家人
問故曰兒爲御史思職敢言自分耳庸何傷家人乞
齏則無不醕觴酒者懋忠尋還朝游歷華靡身從都
邸爲世模楷縉紳一切覲見魏大如龍門先生亦無
喜容家人問故曰兒爲京朝官過自洗濯自分耳吾
猶虞其皎皎也家人乞醕則又無不醕觴酒者懋忠
雖擇爲晉開府不作他開府面孔亦不作他開府明
其所與建黜除悉百世業及料理鴈門句注諸寨
實著威信不令匈奴文降所貯郡縣錢穀倍數十年
積不爲受半鑲先生欣欣喜色曰兒不負官兒不負
君君不負海廟又無不醕觴酒者於古有之父子一
體而分也筋骸脈絡無弗通也喜怒休祓無弗與也
以飾齋先生之仁質坦易動合自然天倪和矣卽三
公具而六情拂貴則有之壽之道猶未也懋忠呼吸
踐履唯義是徇唯道是遵懋忠呼吸踐履一先生先
生呼吸踐履不殊也先生其孰與滑其衷撓其體哉
懋忠繇是之故卽令先生開百裘無難矣若夫沈疇
顯册跨三命而臨鄉里焉先生視猶土苴耳此非所

以爲壽之道也亦非懋忠所用爲大人壽本懷也先生坐擁三世而處其尊僉僉鱗鱗孝先長文所謂悠遠博厚稽久而徵存于南樂之魏視其全矣彼夫靡霍韶秀又魏氏之餘耳吾觀南樂而知天行之運此又較勝南也

方中憲先生七十既配陸恭人偕壽序

余左伯沈公拊循我人久且以中州中丞之節且目抗旌去矣而念其座師崑丘叙道方先生今臘嘉平正七十矣乃其儷陸夫人齊年黃髮合受祝延此亦

東南冠鳥人門一吉祥事也爲書致伺曰將薦幣我先生及夫人願問酌者之詞伺被公國士知而于先生爲同籍弟敢辭有言余嚮行部首崑丘獲以故事式先生間舍先生于時赴銅仁守門聞其無人也微見署楣若逢禮若宮窠若臺寮云問其鄉大夫則曰逢禮先生大父宮窠先生世父臺寮先生父也蓋兄弟父于間致位通顯蟬聯赫奕而其廬兒守舍藍縷若閭其無人者余因竊竊歎焉曰異哉又三年則先生謝銅仁歸膂力方剛髮鬢然純漆有與延年先生

寔逮艾期耳有與復疑出處先生曰某不敏幸以二
父庇及登途今者儼然車朱兩轡黃金橫腰視二父
所得不薄矣田視季子所爲烏有者再倍吾率襖襪
以犁以播水牯數頭職職望鞭影馳黃雲繡壠紫燕
捺吾竹皮冠瓦盆盛酒手斟授農子已奴產子等以
菴糙進余爲欣然一飽此何如掩閉障泥噫作三日
新婦態也而又四五虎狔虎犢習爲習交體用茂明
科大者下帷矻矻研精武進常熟之諸君學不敢先
人試不至後人卽至小在象勺下言試斤句讀口

翻瀾鄒魯家語晨窻夕燭來睦吾耳一部鼓吹何如
哉此校夫堂皇南向末薄半寸平節蠻江之竹而日
敲筆黎庶以幾最理者天淵矣問者唯唯退而先生
庭居荏苒率用畊田課子二大端崑丘人好爲園先
生亦爲園紅橋綠沼紫蘂黃英橘心而止不靳爲園
麗觀結社擬香山徜徉奕碁觥尊間以子夜前漢
佐之家猿報客鶴銜童子衣于于適也吳人好爲古
文詞先生更好爲古文詞白首嗜鱸魚比于飢渴之
于飲食然時發先策得庶子侍御兩文編校書至

叙致詳媿仲梓而公之人其諸丈夫子所謂夫者隨
年道上唾手一南棘南官第若取諸符小者俱沾沾
第五風氣韶令而諸孫肩摩踵接又盡豫章材份份
萬乘器矣先生夫人從堂上而著膝前授衣割炙心
腕爲勞而其所治各執劉股一業相用而不相爲勝
崑丘才美之地幾用諸方張大光揚之郡休甚焉唯
是顯顯令祖皇皇二父式靈食報含送黃腸中先生
其爲啟承先後者至矣哉夫人世難者難全者
諸福縉紳而齊眉黃髮伉儷者幾齊眉黃髮伉儷而
有子孫者幾有子孫而子孫皆賢待庸者幾齊眉黃
髮伉儷有賢子孫康強而未艾者幾無論吳縉紳黃
卽舉吾甲戌籍中諸兄弟而望先生之全盛指寧三
四屈耶左伯公于先生爲高第先生所屬爲房魏
天之業者適見諸行事崑丘撮土地自是何減河汾
王氏鄉侗且意公必將取先生所著元經諸秘密而
公諸人則先生所爲全盛云者復出家庭赫奕之外
豈不稱人間大年與哉余謏謏不文不能悉道左伯
公祝延指計亦無足堪先生觚爵初筵藉我能用

法則齊東野人之技如是焉止矣

壽太子少保大冢宰孫翁八十字

代劉華石作

今年辛亥正春屆仲吾師大冢宰孫翁政八十春秋
矣某小子向備員圻理首荷尉薦恩藉有今日比自
田野起家則以師在事內舉不避嫌且某孽下產誠
與師又松社戚也忍默默無酌者詞詞曰朝家氣數
世廟繇江漢為中興蘊靈振秀千載一時而師生于
世廟在位之十一年王者代興乃鍾名世雲龍風虎
夫豈偶然是為得天我秦三輔故都山河四塞渾

磅礴時出異人而師馮翊標奇二華孕哲三原朝暹
駢接踵肩是為得地謝傅之身蒼生係望李膺之里
萃歸龍門而師弱冠登塗回翔朝野者垂六十年士
林有天下大老之稱黔首切中流一壺之想盱衡鼓
足成籍籍幸所天是為得人繇前三得足述矣爾師
生平大節益又徵諸三變云往師埋輪都而新鄭特
被糾繩及當再相兼攝銓曹亟諷私人誣師昧賄屬
惠文以囚服化仁里為狴牢坐之適戍飛章造賊而
神勑於菟徙人立骨于時新鄭即亦一夕罷歸時

候盡會見太陽此一變也師撫中山江陵炎威正熾
闕尹鄉郡營宅棹楔之請爰託相臣而師正顏抗手
三謝主臣若曰不腆拊循知有子遺赤子宮庭貴保
分不與聞也于是江陵恚甚遂屬暱近諫官彈章隨
上師得調南定方如山宵小乃爾下石此又一變也
師往棟銓朝綱不競濤洶濶濁壹意挽汰爲圖而舊
建權竊滋深事多鑿柄是非非是視賂以行孤掌既
以難鳴重闢巖于虎豹一身去國飲淚九廻此又一
變也久之 聖心感寤慨念老成師于 今上戊申

歲優詔還家卿時年七十有八師奉蒲則號于鄉人
曰強長史之詩諫王三原堅沮其行是或一說也
君命詔不俟駕焉吾有吾師之訓詞在也且 主上
知老臣老臣何愛葢辭慕則志老驅車函谷則忘家
望交道郵則忘身及陛見已居民衛士遮道聚觀欣
欣色喜曰吾屬不佞尚恃此翁及遍接臺省庶寮董
臺省庶寮又無不欣欣喜色曰大厦拉擺尚恃此老
師悉知人情皈依切至盪芻蒿目而精爲籌其所用
舍雖憑曹議然本之獨斷居多黜貪一念根于

不可解曰佞曰險深于仇讐然于小過失小註誤則
賁貸必加門狀僅通名姓無論苞苴不敢鄉邇卽非
茶統尉萬里屏絕矣師好談民隱好談刑名好談兵
法卽專曹不及師不惜爲諸曹剖督諸曹亦無不傾
耳滌志以聽其所施設率用師什九師聞而若不知
也封章條牒一出手裁剴到前裁都關大計赤衷杼
寫靡諱靡遺至與政府交淡若白水劑若和羹期于
共相嘉善庸直養恬還樸躋諸休明而後已焉邇日
曉曉爲政緯繆成俗所嚴憚取裁無之而非方今家
宰者良以灼然秦鏡妍醜不能逃也卽以 至上也
深居簡接未始不隱然尚父倚之不則師一日留裁
師政八十精神意用筋力儼理視五六十許人飲噉
如少時燈下讀分行書如強時布衣糲食自其天性
然不至苦人以難口物禁太甚事與可行如是足矣
以故人人樂親師師隨大小貴賤飲之河無不屬厥
而去孔門之所謂中行師焉是矣 至 upper 隱然尚父
倚師師安能議退且師精神意用筋力儼理視五六
十音人其弟子 至 upper 奚愛焉計非久 至 upper

公孤非伊異人事然繫唯吾師無忝于志孤者無朋也公者無私也非師其疇無忝焉其竊繹史編一二所侈爲赫奕久遠者非世壽甲子謂也蓋有大年焉司馬溫公忠精粹德風爲人主所鑒知乃更千年而婦孺斯卒無不君實在口者夏上之大年在也包龍圖慷慨風猷凜然帝天矣至于今而異裔窮簪追頌皇皇篤于宗祖廬江之大年在也吾師一語之出若懸書一事之行如懸象擬其品地何必二公乎某謂吾師之大年庶幾齊光日月等敵天壤不在今日三

雅八珍之加爵大禁度索之幻說而已也夫念誦則菁莪其窟巧則諧諛長竟百世而富平大家宰與馮朝之輟偕不朽中國四夷之名永永不漸滅所云齊光日月等敵天壤者于今茲願卜之矣 主上紀辰萬曆今年壽望五十駸駸之筭夫何窮極吾師元老佐之猶夫召公太公輩召公百六十歲太公百有九十揆師事 主之年今方強半某以佇是君是臣之伴于三代也以師葆和晏適行見伊陟誕生于大耋之歲憂時二考之境將抱壯孫焉其翬翬復爲

師開世壽復爲吾 君祈世臣卽蹈平恒瓊瓊所
計爾

冢宰楊夢翁奉 詔優存兼開九袞序

海豐大冢宰楊翁奉身歸田間凡踰一紀又數歲會
上舉麗明典詔所屬丘園三數大老自宰執外若尚
書夢翁首蒙存問禮數綦隆里門驚詫而翁于時年
且近九十矣邑鄉校諸君謀爲酌者之詞則以下問
個個小子受翁眷知最深且久敢抒赤懇颺言曰待
歟我明叶 所鍾會哉蓋自國初有百數年而鍾會

愈益篤中間挺發大人不僕指而我東土有楊翁以
出舉有明合八埏之際得楊翁舉齊魯六郡極岱宗
溟海之盛而得楊翁斯言若近阿邑遠情實然取公
所立身立朝進退後先之大節拜觀之正惟小子不
能述也翁以進士起家爲長令入爲夕卽序遷藩臬
顯躋開府濩用陟貳卿廻翔南北最後正天卿庶幾
承麥玉于人臣極矣蓋優游撫路且六十年繇青
而黃髮繇初政而懸車比六十年中合則出不合則

泥蟠時天飛于龍何主遷屈一窠興雲四岳固自不能達時而時于我翁爲近翁時當芻牧則言惠養時當論議則言抗直不容則于風憲時言條察于藩屏時言旬宣于旄節時言綱紀于貳卿周歷頃時言穀時言名法于天官時言人材中若太虛物來則應物去湛如其在生平所條上封事一意稟主德重主威大要明人臣不敢自專擅而歸之奉法循理不蔽其職之爲兢兢又最重人品品高而材稍遜則寧具庸品中下而材卽超軼寧見抑至于愛護人流寸長

少錄猶大匠之用材不以疎柯累巨棟引而就繩務俾不委諸溝壑青黃一切而當萬乘之器蟠水不遺也翁之言曰三代而下無全人總之取節爲是人不言節行以高兄而今動以後輩暴前輩之短小辨掩積之能某數評嘗某某反諸方寸能保盡驗諸厥躬或亦侷有以故翁所存發一本平恕若所稱絜矩然翁又言譬之舟焉操行士人之舵也舵無良患在覆舟以故翁持廉葆素歷官若干政取箬下秋毫以上物練巾常帶散衙讀書乾乾

生寮友或以過自損裁訝翁咲謂我故田家子布
糲食自安也及都政事貨賄遠萬里一統不及鄰
門故人以蝦菜茶笋進欣然領一串茶或一料菜或
一束笋內科取一不盡留然所荅食飲物往往過
倍察知四方吏無論大小第廉謹則于私舍好語賜
顏色以故羣吏化之謂楊翁誠和悅一見受賂吏面
若雪霜何必夏楚及身哉翁于銓政不言而躬行一
時仕路清肅鮮墨敗而諸大吏之在卿座及臺省者
相慕效楊翁減騶撤樂于古正同楊翁歛然自下若
不知爲已所風被者一二黃口間謂楊翁平平無奇
翁咲謂天風激波稽天走石是爲奇觀風恬日朗萬
頃鏡如固自平平耳吾何奇吾何奇若由前所謂時
則又徵翁善退云翁在銓無日不念初服無月上
乞骸書久之 上重違翁志允其請特給驛歲夫月
廩重舉舊章都門供張翕然雲集而翁以鶴一翦而
雛一自隨曰鶴吾五銖友僧吾三乘友從此匣玉
緋誓不掛四體曰桃花嶺叟得從嶺際以天年老
甚及歸以一丸塞車門闔扇不與世故通乃時從

戶策杖過嶺圍持斤斫樹開徑種蒼萁竹亂草結
焦堂室山木留皮塗不以至曰此華胥界安用雕飾
榱薨且無礙吾榻蘊蝶夢乎翁時而遊時而息時而
啜葺時而浮白但不能爲萊翁拓枝舞以此自嘲而
翁膝下丈夫子丈夫孫比肩接踵強半能文章通經
術經濟其二三爲濟北大儒而翁猶時時督課舉子
言又爲邑諸生秀異若干人講說中庸勇宜與旨如
啟孔堂間一傍及人外侈語解願塵尾飛而天花墮
也翁此歸按年上章時至而止非直以隆替對出處

而翁往者非學疾病則稱親篤老稱心舒卷脫屣如
遺鳥計晚節標銓哉此翁故爲神龍飛蟠之用而翁
與神龍俱無頭主能不違時而已翁今爲德于鄉莫
可嗟美舉邑號曰揚父少者字吾翁不再歲大耋及
矣飲噉勝壯年骨強神王才如六七十許人翁以百
歲稱吾鄉先生而以大老光吾熙代蔚然人瑞用我
生我天且不能以甲子限量之則夫九齡百歲之典
絡繹貴閭門轉曉可待翁若曰爲我問雲間陸宗伯
先生何以希蹤老彭氏有無壺中術且就區中

老臣何以教子孫報答

皇上異恩哉邢生善陸

藉手一函矣

壽徐母上太君七喪序

宛陵徐先生以岷夷借也蓋自河南太守云先生在所皆奉其母上太君板輿行今者東征遂子哉先生若不憚于此行也曰人臣夷險何知人子以母歷窮陬涉大海而日隣于蛟宮蜃市之間曠莽之與居而思濤之與伍母其怵怵心動乎此何如洛陽者天下中也而甘肥之易致寒煖之適宜而今者五月凜秋

嚴寒之何論曰柱老之所謂盥中水晶耳不佞一守

臣高熊幡朱而以中上易東夷以五鼎易一栢溟渤

水且于俱養之道何如也我心有感感矣太君曰君

也嘗聞貞臣不擇官勞臣不擇地夫二千

而以夷輟輟汝若不崇朝而亟亟焉者

月李侍朝鮮未臘故耳此出廷議而更代推薦之

壽若尹翁歸文武具備云皆用以恬鯨波而惠子

存屬國而尊朝堂夷陋不必嫌勞勩無容介介也日

若不憶而父之佐豐城乎而以潔勤著也若將傲

天子之尺一而屑越軍民爲吾老人志不朝食矣先生曰母詔之矣何知夷陋君命也王事也于是乎戴星而理篝火而籌當持信節誦和節所置蘭錡之仗幾岸渠之甲幾糗糲幾草屐幾轄車幾下瀨戈船幾面廣有辭于其爲登州軍夫濱海頻年黔首骨矣而胡以城若一二筭胡以挈困而授之精胡以令渠不當量輕歿敵胡以令渠不踈躡江東兵胡以令渠陟危而依依間左不烏毳散也而庶有辭于其爲登州民先生之心良苦哉而後與人之頌興焉太君曰顧誠何如若治登州如此蝦菜珍矣盤中水晶甘矣凍秋九夏矣奚必河南先生跽受教兒安敢忘君命王事者兩言竊又得之諸薦紳彌先生之爲人愷弟而盡下忠信而厚與才敏而去汰廉白而遠名居然公輔器也且先生餘事多能研精相砥以下書若從篋中出窻間之吟絕妙也書法無所不底極抱犢鼻襦鐵限耳孫又居然藝林長也無論竟此尾不可浹涯卽就今日太君其循吏文苑毋乎穹封太國何足爲焉今庚子九月之吉太君正七十戴大將軍以酌

之詞屬顧侗山東潦倒書生耳言語何能爲太君重
然而有述焉昔漢武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稱
萬歲卽此地也此異世帝王不敢褫引毋要之太君
板輿所歷地取精弘多且與人之頌徵之矣萬口徐
先生皆太君壽也百齡則有之矧夫山海益筭乎寶
揆之日先生其以一栝濱渤上太君太君自泰喜色
又何須五鼎哉

麥會館集卷之五

臨邑 邢 侗子愿甫 著

新昌 漆 園劍潭甫 較

書牘

報公孝與

客歲之冬暮後閣門輒有趨廝見報曰有客自東方
來擁襪襪負苓蒼蒼風儀落落神仙中人也弟私心謂
東方無此士有則爲東蒙公先生已而季犯以公見
報則爲夫叫倒履足及于舍館刺及于城門若不一

夕而定交千古托言同調何者足下聲實炫赫奪我
小巫繫唯是沂汶河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而儻然
一旦涉吾土也何故天實賜之余不佞敢不敬承儼
然左顧劇談浮白卜晝之未已而夜以繼之上源黃
虞中及魏晉下逮李唐信陽北地之所爲文章敵國
吳門歷下之相與爾女窮交三物未詛口血宛然若
新雙蓋陡傾白頭恍乎如故滄溟泰岱惟我二人樂
矣于時輪鞅北轅未幾薄遊返轡馬帶五陵之雲袖
染三殿之雲顏鬢悲涼衣裘蒙茸挽袂連坐補秫

蹇俛仰人代縱橫世情處仲之壺驟輟延津之箭
鳴先寄聲馮史廻席昌平飛揚于塞下太倉扼腕
于立談良與歎汗漫之所遭極凋寰之陳跡我歌君
舞君倡余和傍人辟匿謂兩狂生矣行逼歲闌庭闈
不遙陳遵還轄相如倦遊南陌分襟淒其以風李李
汎瀾小人佐之官柳凋傷前溪凍合人非金石情胡
以堪別來火歷三鑽弦經十改旣坐嵇康之癘復牽
向平之累中車未緣以促駕尺檣並阻於命懷徒望
蒙山之巔英英乎曷絮龍門之室隱隱者擊鍾聲

倉茫依稀足下。猶之深宵寐語。覺則失之矣。詎意端
屨信使十日。賫糧滿紙。寫張敏之情。一札極國僑
之裁制。洞心駭目。得未曾有。一大快也。且復重之筐
篚。屬意雀羅。迴寒色于綈袍。覲高風于結鞵。雲芽薦
椀。香甘饒舌。唯臭與味。有則似之。陋用厚以益形。杼
與攫而交會。何物么膺之子。乃誤殊常于足下也。四
近之云。唯遭遇迤邐。是爲兄弟。若餘三者。則有向邯
鄲而却走。即故衣而下泣耳。修之千載藏之名山。走
至不肖敢保歲寒。伯翁襄事紀異。願任鐘石萬一。精
靈沉緊厚地。則不肖猶子之亭邑志。得全編卽效佛
頭之戴。雪寒多厲。兩地應同。幸栢茵自愛。

報南宮况重初

老母比如唐山。道出四封。居積行衛。緝御徐道。猶加
等矣。不意明公孤情絕俗。式騎敬器。袷衿一來。卽轉
褒拜七著。起居猶母見遇。身非王陵太君。何以屢
北平家人禮耶。大脉黃口。懷無夜光。荷伯翁假之後
乘。周旋少日。百心有加。業擲陳遵之轄。幾納陸賈之
贏。仁遠尊老。慈被脆穉。行人中謝。拉雜相謝。

口雀如其躍、羸糧信宿、委諸道衢、有如屢屐之問、
充任使、何必我君矣、至于傾城序下、靈體塗足、君子
薦乎鴻序、黔首瞥其蟻集、田者罷犂、春者輟相、爭遊
版輿、俛頌寧馨、竹馬鳩首、言烏牙獸、告歡率舞、夜以
繼日、豈誠故侯愛利、漸被巷無居人、良以明公口風
及人、坐言戒物、厲其敢後、蹈之在前、遂令冠蓋相望、
行李無留、丹青未磨、金石宜勒、誠足跨比屋之醇風、
示末流之澆習、迨今浹月、里閭喧傳、唇乾口燥、猶不
謂勞也、小人有母、寸草有心、鞠我可忘、明公可忘、請
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所爲萬一、効圖者永矢如此、
爾長跼投詞、西坐如對、伏爲明公幸答、

報王百谷

愛弟於八月下旬至矣、發讀秦松篇、蒼顏秀色、勃勃
肩睫間、已復寒風謾謾四來、若負陰崕、古雪急索、義
褐甘絮、猶不足敵也、家君間作小詩、香山蘇州耳、乃
謂王先生少陵嘉州乎、矧有加幣焉、敢不舉君之德、
三千里拜使者、深心可知、一堂三世、曠不南望、頌
明濟北菟裘、賀章如雨、不能當王先生一片、妙益、

樓拂猶龍乎、兩螺可擬兩南金、不腆之文不中瑩、
傷屏脚乃爲石灾、小史塗鴉之技亦遂屬廣其遊道、
用兩事流汗且十斛矣、春中祝融不仁、延及外藏、一
二研石化爲池魚、煩公爲購一枚、值可十千、而殺者
在明奕奕神令、當是火宅蓮花、借公問訊周郎、顧曲
不至、且嘯乎山齋雅麗、何必江南抵死拚兩先、
恭下不能自捉筆占授不虔、幸賜賞、

大將軍

臨至歷憑几之間、充國雖老加疾、天
子見諸少年也、足下澤顏鬢美、身手如旋上馬、似飛
及至樂若折蘆、適今奮不吞胡、後將軍地下笑人矣、
君疾乎、倭大功天下、幾日爲異代人、卽謂猶存得無
虞、脚脛寒泄乎、耳食紛紛、百聞安如一見、嗟乎、君侯
宜且深藏、莫令三河健兒、衣裾撒其門、

峇山陽令郭姊丈

寄到甌甕、細好無比、有衣有褐、可以卒歲矣、商頰芝
草如葢、如輪丹章紺理、尚餘幾莖、龐眉大隱、如綺如
角、尚餘幾人、邑人搗紙、竹乎楮乎、散魚網子、好妙

光上擬倫邑下亦不減澄心者可將數者至

與馬明府姻家

劉敬虛先生辟居東郭絕意計借佛道兩書泛濫采
撥探源會委漑葉流根吾世斯人邈焉疇匹所謂經
戶寂如披帷斯在者也又聞擅橐駝之技精計然之
策榆柳成列特窟爲群厥躬任其作勞壯心藉以永
消矣

報郭使君舜舉

東髮之年即識明公于壁門明公謂是東方孺子四
蹄且管鸞者也已附京兆薦書歌鹿之辰兩人
席共相咨嗟于遇合之難南北東西風馬牛耳而
平再覲奇絕不常天若爲之矣嗣是宦轍差池風
婦人卽長安邸中負汾陽行卷至今刺如于中乃若
仁兄灑然風調盎然智懷則無一日去此心間從
聞見所滌評文錄又未始不侈談同輩謂郭先生
友矣山居百念割絕獨有嚶鳴一綫視息僅存雙
并門藉汾濤擁至孤城五月雪霰交集一字一月
不堪欣樂已復淒然自語不圖友道復見于今也

績雄成婉暢匠心雕龍何猶不自盈滿而沾沾野養
之見珍不肖弟寧無腆墨哉雖然仁兄命之矣敢不
悉敝賦以從損惠兼金無堪以籍即夕盡付酒家買
壚頭十斛與密戚共之若醉明使君醇醪耳李丈使
來值弟偶冒風偃卧一切不及荅來辱幸魚鴈不乏
則當假陟釐一片道情事無願仁兄莊續也伏枕諸
不盡感私

答廣西楊中丞

往者滇校文李司農還我濟北之里蕭下車而以函
書及也有清俸焉萬里深衷至今銜戢缺然未以報
也赤鱗蒼距難矣曲方伯丈來自粵西復以函書及
也有清俸焉代興牛耳之致鬱滿八行且寒溫具備
席門窮巷何以得此于長者哉已唾之津不然之朽
于世已矣臺欲拾其潘而揚其燎天下無此理然有
此事矣論交半世晚合而盟金石伺即無幸蓋棺雖
履垂纓發夢而來赴者以德足下乎日來家業彫殘
僮僕千指不能再飽此七寸管又不能生活臺下謂
此夫者人間冗長物耳婁閣疏詞良爲縣官吐氣

延北召相與晤言

荅孫湘山給諫

以華容之仞、墻律海內、何翅龍門、明公起四世而大其聲、張楚甚矣、寢丘之世、休有烈光焉、每從明黨、憶明公、竊欲泣盟東、載而聯之、惠好也、顧以無階上謁、恒惴惴焉、實懼無堪爲藉、何圖明公不鄙而賜之箋、滾滾千言、傾筐倒屣、且所爲弘獎、不肖者悉非不肖所敢當也、雲杜何人、而莒邾之是齒、足配林妄、意岱宗矣、非所敢當也、尊委寵承、良以含毫爲幸、第所嫌然于稽命者、五斗米道、見真人氣索耳、

與真定守尹奉寶

楚之役、竟未及一式、太賢之間、至今挹快、弟山林畸士、久不通當路書、獨于仁文、尚未敢自外門、墻妮妮可知、已畿南兩借、當守者、正用中山爲股肱、功名其自此升乎、南宮張進士、庚其所遭、不幸天下所無、而其人、之可吊、亦天下所無、一椎朴布衣、讀書三十年、寢處不愧其形影、不肖弟、延之邸中、授弟輩經、其行止、郭有道之流亞也、乃薦之、大中丞張澣、東

生爲西席果其人。有鄰黨毫髮指訾。則今日之褫。晚矣。仁文試問之。郡人問之。邑人問之。鄉郡鄰邑。若而七八十歲。幼而垂髫。脫靴之人。有一而不日張君。負大抑。其孝廉足吊也。則不肖弟請伏鑽爲張之公道謝。所不遑辭矣。顧其孝不通方。而廉不出里閭也。以故齟齬如今日焉。臺下曠代人流。敢以曠代潔雪之。寃祈下執事侍愛。誼誠有所激發。臨帟不任懽惶。與宋中丞可泉。

苗允庵不辭而去。近始知在轅轅下舍。幸轉語一護之也。自來多務。榮心未及。虔候鼎履。山林蹇拙。固應。亦計慈明素能。俯亮耳。南宮張庚進士。其事之始末。莫迓炤鑿。昨經院駁。在皮相者。事體慎重。宜然。要之兩院初擬。確千金石。仍望臺下力一主持之。夫張君之平生。自負而卒負。匡章之釁。命也。何尤。一進士未服一日官。且非狂恣不檢之流。情實可諒。新按臺正係原問。崔大尹之梓里。彼已懇詞達之。乞臺下倡義。玉成之。此亦一大功德事也。屢聞完一輩道尊。指已用薄面假。資今不以謝而以責。

知冒昧區區六載南宮。厯得此士中心有難自己。故耳。臨昔蹠屬不盡百千。

荅沈東霍參伯

四明諸君子人擅聲詩其所繇法往往略景象而重神髓祛輕俊而趣沉實以故金閭之里彼自一。是非而四明諸君子更自一。是非不肖與用韞學士諸君子談之尚矣。至于先生者則尤得之故友于子冲所子冲所持五言十餘首無不重若饒鼎温若復陶。檇聲校字絕去七子之鉛華而歸之爾雅不肖以爲詩

止是矣。老嘉則粗有其矍然而才不鮮標長卿滔滔。隕然自放去鄣侯三尺遠矣。此愚所爲伏膺足下而依依于十載正從四明得四明海內得海內非盡傲。况無稽以鼓脣舌而紆雞壇漫隨綰帶之士羽翼蒼。痛而比之乎太橫也。惟齊之役天假我緣顧又無緣。甚。東溟一杯水遜若銀河遂不及合并于一夕。詎期。天孫有意擲梭千里而睠焉相及以愜乘槎之願者。非足下乎。念此情直將三經清淺而吾私猶綿綿也。先生其俟之矣。白頭如新傾蓋如故申詠此詞不

一座無人謁明光而見 帝別春明而返東秦其以
枉帆德水而枉車涉圃也實不勝跂予

與陳廣野太常

季大夫携書計六月末旬得達中間不記作何語書
甫發而李商至不奉鹽官片檳怏怏甚一一扣之則
能道仁兄浮家汎宅狀及如夫人者教成一部歌舞
目按明妃蔡琰出入塞諸曲耳樂哉生平後堂客不
及聽觀樊素小蠻喉中音盤中態那不憎殺白尚書
也芒種一書與新秋俱至茶凡三盛四封色味都不

渝毛先生雖班班然穎本畫合玄菟風霜冠博賣夫
數婆千萬矣三千里手蹟如新展轉令人氣短所屬
仁兄者年已逾中宜少減欣樂之趣以彊骨王神主
領江南妙山水再四十秋不須常令殿脚女來魔人
人間廣野寧能金鑄軀邪一笑一笑發函伸帟嘗謂
河間阿弟解妒人矣又一笑叔廣南力想後期故多
爲調笑語李商者輕賚赫蹏旦夕至或有肺附商
也

與屠長卿祠部

一從陳茂才得所爲壽家君詩。又兩得見寓尺書。一從商河毛文學。一從東兗楊使君。中間各有碑傳文字。一二縉都已長跪領訖。遲至今未有以報也。大抵弟涉世疎。而受性懶。諸勳相仍。而南郵或相錯誤。則是之以耳。長卿仁兄紀綱以下。得無訝數歲書閣。而不度邢生半字耶。中朝大徵史材。我輩遂幾脫穎。其所屈指雲。杜李本寧。四明屠長卿。涉北不佞侗。而王百穀亦以布衣之賤。叅之餘。更得十二人。人有主名。秘不盡聞。要之我四人者。特籍籍傳都門。去年顧吏部涇陽業已起草省中。疏垂上。而事中忤迄今。音耗寥寥。則以諸相君難從。度外行事。又館中諸君小忌。折角雲。輩來耶。微聞仁兄從督撫觀察談兵甚善。不知于齊亦有駟先生也。卽今三五豪少年。一釋屣。門便挽五石弧。驟赤道而盤蟻封。影纓擐鎧。霜刃。作北鋌蓮花旋。遂復自命翁歸文武材。以躡取夫。府登壇之勛。而不知其中固無有也。嗟嗟長卿。手。廉威絕倫。以授征鉞。將三軍。率其胸腹。將必萬人。死。千夫畢能衝。夾踰鋒表。其捷。船鼎緣。撞進其巧。

輪捷鏡輪其險。吸息瞬目。喻其神。山嶽以摧。披以
寧。江海以沸騰。以恬平。衿甲面縛。雞駭豕突。而吾
人者。羽扇綸巾。自若也。斯不亦儒紳而上將。羸秀而
雄武哉。而彼皮相者。往往右彼而左此。寶外澤而
中乾。器夫一劍之任。而吐遺乎命。世慨然者也。夫
不見收武。不蒙擢天。以齊越兩方。奉吾曹。而我乃
脈債興。校短長。而狹人以尊已。此謂逆天。吾曹其可
已矣。久別仁兄。又久不通書。敘心。故輒抒其憤懣。如
此。向作寄懷一詩。今書扇頭。奉覽。觀彌年戀戀。亦何
不念乎。足下鄉三公。東來皆急。僕多以足下。故諸
皆碎煩。不具。陳杭守季君做親也。曾達。不肯起居。長
知牛善狀否。

與萬伯修

計官還報。計日至。戟枝葆羽下矣。開函而卒。讀乎。涉
水之八行。知復命。一斗醇醪也。做友張君元羽。廣川
人。英英公子。少與大宗伯蜀李棠軒同業。同蜚聲。同
經世。匠幾魁其房。而以運數偃蹇。卒不見收其所為。
古文辭在氏。而外非其匹。傳矣。弟兄事之。三十年。

味如椒蘭又婚姻相結兩姓兒至無常父此其誼何如也茲以事會遊太學奉山蕭督府公迎之過帷中蓋先塞下而後都門望雄城非所必走道乎負笈經生何物于廉堂則以不肖周親吾曹氣調耳弁州先生晚歲得齊兩生不肖之亞是謂張君張君見明公風采當不後壁門石鼓拜陽城而服其訓辭也

與郭太史明龍

不佞烟霞日癩形謀盡消卽平生知己一人如足下亦復寂不通音驛者凡幾年餘非盡雲路泥塗之隔大半坐嵇生之懶慢也客有歙州吳生來極口眷念如疇昔則空洞中信有么靡如不佞不佞敢自外焉皇長子妙善居質允宜正名儲位而東朝之典缺焉未備則老嫠之所以弃緯而恤也明公職司勸講宣翼麗明區區陽翹一念願有獻焉屬有便郵附通間閭孟孺無恙一爲叱及

與鄒太史四山

夙昔吾師講業鄒魯及門淳澁之士唯稷下諸君及不肖三四人而止耳迨後諸君振轡天路而弟辱在

泥塗遂不得鞭弭諸君終事門下缺焉不通一字者
且七八年餘猶憶數行南紀僅附嗣君自餘伊蘭之
臭在所有者誠何恠乎見絕于長者也長者袖中旌
檀香每爲光家孝廉出孝廉幾欲七寶裝嚴僕則其
見絕於仁兄似非同人本素茲敢以尺書通不肖家
世善富今宦而能貧山居日久形謀銷光所不自艾
汶者柱下五千之業庶幾函關輟車叟則所藉以終
事門下而不辱我師也玉堂資厚計日拜麻故人凡
悴餘無所復談

尹春寰年兄

曾憶附織節下句五車韻瑞一辭與話之吳興吳興
近害來絕未道及但述尊擢招邀不肖弟爲西湖重
客若憐予之無家而欲爲之計少資斧者屠長卿好
遊未聞尊長者招之遊弟卽不成行藉此可驕長
卿加渠數等矣江山孝廉鄭君國望夙在太倉相公
籬中王辰玉太史同社兄也往與辰玉各用其經
魁相公期以鼎甲乃至今猶落落也今就陵邑杖履
識之逆旅一言便爾投合過其學舍索茶飲見一

布童子白衣而色慘問所以乃海豐關道長郎君也
道長延師秣陵得孝廉道長容死孝廉三千里衣
錫二流徑還海豐關長郎依依孝廉膝甚于其父而
道長元配旋卒于還觀數旬內于是關長郎遂真子
于孝廉飲食誦讀于陵之庠舍中矣異哉于古史冊
有此否耶孝廉乘春明迎其家過山東弟念其官寒
渺道路費多其意氣敢僭于之燕臺浙之官舫堅敝
而當實者望尊留神及之檄下主者武木郡或杭郡
仰孝廉真拜其賜而達于齊孝廉聚首室家而畢其
業異日當以翁修撰之續圖劾黃雀環也一部下
廉何得輒勞慈注鄙意謂損十日邢生西湖費二千
里山澤同年攝屨資鄭君饒得之矣弟作事夙昔頗
離常格皆復爾爾唯尊鑒此情于世外而領之于世
內不勝幸甚幸甚

與蘇松徐按臺

昔所栽花地而持斧臨之此并州別一地天明公
然南面御史民言念舊遊身若靈光魯殿餘則晨星
落落出者處者僅同矍相射堂參半狀將不能不

既于離合升沉之際也。侗也山林諡謏首荷問貽。狀津津就中有概把書歡喜悅被袞衣矧以朱提在握爛其盈門數溢四流寵分三戶含衛子忽作王石巨觀矣何以得此于長者乎不可不知也。侗則敗如意耳既不可理而別用又不自安頑鐵第從人間作祭花之具供梵甲之資明公還朝有日千里迂程一過七十二君而觴焉兼及配林如不肖當與節下劇談一出流漫縱橫方圓下上此手中指塵物或不終沒沒以死也。侗不善爲家邸田垂盡半生樂園。墮瘴鄉轉思尊先翁教僕以處世大方謂豐年之玉不及荒年之穀于今信矣腹痛興悲良箴駐耳悔何及焉。側聞聖社探搜極玄備美書法亦復典午門風孤情勝覽纂一嘯于蘇門天下無此直指也。久別無階會茲良便不自禁其刺刺計金閭還報引紙盧胡不免煩一十翹生消之耳。外啟僅爲一廣文遊殊不脫青蘊氣。則望記曹留意儻爲貴人先應不直雍丘先生饒唾矣。

與井陘吳觀察

久佇南旌翼一板良晤不謂川塗相繆已而西發乃
幸炙教有時矣而鬲津諸丈奪我卜歡蓋聞季丈云
云頗有從事督郵之謔徒令人彌增悒戀也畿南弟
舊遊所門下坐堂皇而依稀手板槃辟乎則不佞者
亦猶籍在屬城之列耳獨恨此役不縮在十年之前
沾濡休德遺癥尚夥竊叨惠露洗濯敢曰人代迭矣
其結旃棗強丞盧蕃故少司成涑西公猶子不佞
世姻又翰墨同儕也比在臚旬中疏發一曹奸私大
贖厚原心伏宰執而下爭識盧君面顏卒之譽不勝
今官非其好也至官涓滴不及民間郭令
而均禮之謂何自得丞如此且丞才可立斷大
議與學弟輩尚三舍避之古文奇字國朝典故
濳胸腹間而乃甘爲丞直以平生錚錚自好不羞小
官即非其好所無辭矣伏望明臺多方察之及面推
之一切歷試之有一之不如弟語請受誑言之誅丞
職在臚曹脫或捕不滿品幸破常格寬之丞所就終
當不負牆仞異時相見須敢把一盃交慶也揮汗未
書唐突惶恐

與蘇松徐撫臺

向從藥令悉臺下念我深自忤惡無德以堪近復從
一二應朝官知臺下念我不置益復忤不肖老
矣無能爲矣臺下何不忘簪履而亟欲憐之耶不肖
平生行檢莫逃慈炤貪廉邪正盡付東流唯數卷敝
書堪度白日覺年來遊涿頓深耳臺下泣吳吳自并
州士民加額禱祠而得之者非漫偶爾也當年嘉定
持荒事極仗苦心不知曾有紀述者否長夜靜思唯
此一段無慙官下回首三十年都成陳跡計吾子孫

能標我子聞不聞耳百穀先生辛載名流去秋與本
寧人史屈指言此兄真布衣間氣臺下素加禮遇今
一男更望作護法韋馱耳將續者爲秀才薛生生長
小兒業師篤重士也無何營求願節下知其姓名足
矣行年六十鬚髮無一莖白齒尚可矍漏三十下
矧作禱河南陰符細書不訛謬本寧有云子愿不似
人間人似仙似神不肖自乃稱老附發一粲何如

答經略邢太保

自在寒廬奉娓娓之論益知鉅公偉度元自有真

後黃金鼎鼎如斗文壇武略兼將相而樹奇標盡人
顛望上方漢南陽諸葛下亦不減唐聞喜令公矧有
粉榆之契而忝宗人之分者乎一時踴躍冠上塵埃
自去矣碌碌書生雲泥隔逃曾不敢具片牘通殷勤
每逢拖沓名流唾壺在側常令口缺如意一揮恨不
有喙三尺盡明公神授耳屢誦奏疏苦心可掬至于
文詞警暢正若下匡山之瀑而於二峽之流異哉所
謂武略文壇此其端緒竟此尾不感寧其業大恆其
人寧已哉往日雙縑嗛然未報茲復重以兼金盈而
敘次霞蔚龍騰何殊面命諸雲一布真足以灑澤枯
條矣幄內絳燭熒熒床頭捉刀兒如雲環繞封書題
字濫及鄙生使令李志曹跼生氣矧侗尚具胸臆種
人者乎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以成世願臺端大其
所閱而成其爲蓋代之伐幸甚萬撫公曠然廣攬堪
共持籌將不患同舟中柴棘也季公陸賈才不顧而
去心甚快如東方千騎虎豹雲屯佇立亦令增旺然
不如五湖烟月差足佐北窓涼颺耳我乃驕臺下
也附發一粲

答淮撫李道甫

書法我朝祝京兆放而不情文待詔秀而不局皆非晉書也不肖留意此道四十年自謂能窺典午門風大王穎秀天拔忽而如瑤臺美媛嫋嫋作態忽而如當空落石莫敢睥睨五十外造于平淡所謂無意爲書書乃佳也不肖從骨髓處翻出節本帖而爲之高麗使臣每人賀贖去非敢爲佞至于諸體法唐法米取其有致并以獻技臺次但扇太長太濶不任連腕乞照鄙式作百柄來十日寫去以備送贈且赴不肖眼明耳

與鍾幼芝

足下東南異京西北壯壘眷言齊同恃此意氣足下精家壁之書發燒鏤之秘茂先輸其博物元常埒其才技虛謹重德乎越石許邁締好于逸少世中外庶幾兼之矣君從塞下遠在敝廬裒挾霜姿面染沙氣三尺之憲能操胡音吹笳則行旅生悲橋舌則坐客舒笑嗟哉吾子禦兒清淑云何輕去甘心湮醜刀之習爲丈夫生不畫麒麟要當用馬革裹其四

輿還故鄉死、訣妻孥、灰面握手、君不爲矣、吾子手秉
如掾、銘山勒碣、孟堅何人乎、若當嗣美、

與陳觀察

自昔楚材、雅稱絕擅、可一二屈指數也、然亦文章節
尚、峻而兩塗、鮮兼長合、熾者卽寰中、碎讓楚而楚近
亦僅僅未、槩觀其人、所謂材難信矣、比從驛書、讀諫
臣章奏、且隱其姓名、而尋繹其語、其清若長河、魏如
秦嶽、快爽如哀家、黎光、惟如含光、秀影、秀豔如曲渚
之拒霜、寒慄如蛾、媚之積雪、天下有此世已、而按其

所言、事則中世、首入商、犯 聖人所最忌、宰執所極
惡、其首披襟言之、若從懸圃、闔風、而頰關、聚溷、齊
用之、世界天下有此乎、五十年來、諫臣文質才力之
兼絕而冠、紳節尚文章之並擅、臺下一人而已、居恒
念生吾世、而失斯人、何以覲顏、戴目、卽自處不在杜
陵、男子下、然無階上、達可奈何矣、不意尊臺使星入
部、執法耀九河間、而所司肅命、廩鬻下及將、謂二十
年之楚吏、猶荷念存、然而仕楚不及列、執珪而謀、
臺之一顧、則或者臭味之微、合而伊蘭之不受、

彼也幸哉林間二餘載所當情會意者惟此憲帖儼
然及門之一事侗死可將之地下曰伊蘭果不受旃
檀彼也有死所矣子孫可據以爲七尺墓闕之石而
猶辱在濟南生尊堂一顧之力也侗實杜陵一男子
而汲汲向人屏息殫殫而作阿邑狀不令慈明絕纓
噴飯而謂駮老虜之面顏如甲乎而侗何以復向八
埏豪傑乎昌質崇嚴極知開罪竊願納交伏冀炤亮

與傅金沙

聞仁兄行至甘陵又三日而返舍中有之乎虞積善
耶時事矜目耶吾輩生身最難得者丘壑再數年而
出出而肩國鉅重未爲晚耳第病瘖之後自置其館
曰更生先是吟嘆中口喃喃極欲金刀落髮割絕世
緣才就瘡便復作兒女情金沙大士爲我設何難作
行津筏也唯是緜緜障更深覺今人一字不跡古元
美暢美于鱗艱深皆非班左斯文正髓涕水其將與
乎更五年而不肖五十當以三十冊書求印可矣秘
之秘之山陰金生光甫羅康老內姪藻秀不群携
北上以圖功名而兩逆奴叛之彭城襍被無竟

得已望門見投弟館之六七月彼將赴河外而收系
榆河外臯蘭戍故有金氏族敬書招血屬金生其的
派也夜郎易霸金生庶幾駸駸上乎蘭州巨商余順
慨挾生以行一切爲治辦大自有人順一僑寓在
清源又一在汴汴足下故人自汴來言昔子爲順遊爲
金生地矣西邁并望執書之見人言其於此詞
不贅矣乎知時下謝客客自汴來言其多言
皇恐

上黃撫臺

此月初七日之禹城唁劉翰簡內子之戚旋過平原
五才廷尉聘女之宴已取道四女寺一晤淮撫公祖
已之景州祝王氏妹已之樂陵送史婿北行凡兩旬
間化不肖之右臂爲輪而左臂爲馬矣行往樂陵始
接先後尊函不勝矢報之懼如茲瑣細特荷挂諸胸
臆中念侗鄙陋何以當茲推置乎感激之私莫可言
喻河上會廣川邵守啞出隣初先生數卷相示古雅
醇和種種造極是時萬柳聯壻餘花表岸爲揭船
濡題殆盡旅中一快事也高邑趙夢白一札復之

月未敢冒呈比來討諾乃此塵記曹不審便中肯惠
一字俾區區借手否不敏悚皇恃惟慈亮

與並太史

今者一牧監賤夫耳簡明公與其開拔寘之壇宇
曾無輕微毛髮之効而甘大人百山之譽捫膺自語
藉何緣契蒙彼至斯吳用卿每歎其爲屏營側立莫
克擔荷繼得陸翰學傳示貴書感佩之餘千里深于
平生惓惓懷酒本兩月期幸甚下敢
忘也適值窓友行托見至

懷息言

東平原劉本初姻弟

碧落參書卷終唯唐人名筆正書是宋朝音釋藏之
可備題額之用然不直一錢也世所稱化鶴碑卽此
云仙人問世爲完化身而去正是其靈驗耳邢生滿
腹五草不然當被本初難倒十八學士僕處係舊刻
檢出寄呈

又

病齟數日不出戶渠從間道來視爲設芙蓉斗帳

寶通中枕遲之。僕乃就卧中作老婢呻吟聲。索向北
窗聽。廉濺夜雨。孤情可掬。有夢不到楚襄也。次晨與
飯。卽哺啜。政自可觀。渠復戲謂僕使君非富。乃齋次
不貧。且能手薦沉水一縷。紫烟都未漫散。殊笑老僧
焚燎有火氣。傍午而別。染淨兩忘。附供一囑。

又

先閱可翁四章。道美有大方。度出之雅雅。其遺遠不
及也。又一夕奉足下作飄拂。菴麗允是玉堂林。極羨
極羨。聞平原花事大饒。敝庄有佳積種。而土人功
雨不足。可恨也。有一種石榴。紅瓣勁如鐵葉。葉上擎
如佛手。名園有否。人獲六兩附往。

又

濟上于文若雅善丹青。自此公物後。江以北與斯道
者。益寥寥也。一日。憩歷下天苗園。從稱兒。睹任仁卿
畫扇。蒼秀奇古。勃勃有寶光。不佞色然異之。喜其筆
姿天授。非近目與習。彷彿其視文若先生。所謂後來
之彥矣。聞敦彝兄長郎負雋已爲學使者。擢冠朋輩
而次君。又當以丹青名世。敦彝盛德。固宜有佳兒之

報也僕忝戚契爲之快然不已便中致鄙意何如

琴石齋集卷之六

臨邑 邢 侗子愿甫 著

汝川 傅朝佑右軍甫 較

書牘

荅李本寧

去臘亟擬一介伺前旌于廣川道也會老母偶被微疾徵醫理藥忽忽偪歲除開正甫浹日北堂見倍矣天乎何何罪也嚴親九十慈母不及耄者二年所養杖屨則破涕承顏覩栢捲則割心興戀生人之致

九絕矣以此不復及門外事至于仁兄與定則又時
時從苦次對弟兄一啟齒也二月初旬章立令君在
車惠吊頗能盡都城耗始知黃口齷仁兄鵠原急難
何必萎護又數夕不成眠矣齊川遞至手書敘致令
悽百心俱吐已發浙函則爲嚴親開泰賜也銀花墜
落兒命稱觴更信乃達彌年寄悃有是乎仁兄之眷
眷哉陋用厚形不孝何所辭其疏節乎酌言獻數旋
酌几筵感痛交集首面幾崩于捨地矣再閱按君趙
公一札欲進蟠根于萬乘之器甚休侗也今者待盡
人耳何以仰承明德付諸兒輩用作奕世美談寒孟
霜柯後凋可掬令人一飮不能息甫栢屑臺上也是
日先慈五七之期哺項上食大盡一哭舉殘燈伏薦
授童曹咫尺輶車邈焉隔世願仁兄自愛俟哀棕小
定更爲仁兄商出處也蓋都公頻年往復不下三十
緘爲仁兄強半計當終効大金剛力爾

荅

老母素健無恙迎春之日偶進一南中楊梅尋有以
德平三歲殤甥報者遂結聚胸間復旬日而綿復

于危矣、不孝不能精事母、乃罹此變、又非有床蓐扶
曳、湯液踐更、居諸涉歷、以少罄夫、扣代綫延之私、而
忽罹此變、此不孝之仰天泣血、一息不欲更生也、親
栝倦則剝、亦五中望杖、綦則破顏、片晷佇雙幃之易
位、俄百感以興、中穹壤雖大、莫適自容耳、荷等垂卹
萬里、發函枉以台伴之重、賙賜有加、三復溫詞、開函
賁隱、生平之肝膽盡矣、遙望百稽、繼之以拜、從乎其
至、以告所天、襄事未期、尚冀慈仁、錫類惠之、明教不
孝不任剗休、仰祈之切

與黃撫臺

先師文定公、捐謝翟門之署、業自撤幃之辰、尊臺與
言舊雨、暨誼千秋、爰有槩于輔臣之重、特屬材官、逆
之境上、旌旗在前、兮努在後、續食縣道、在所欽承、高
門之裔、生者死者、獲保于家、秋毫皆大賜矣、厝棺之
夕、餽賙臨門、雲漢魏章、寵于論命、惟間左右、籍籍交
談、此足以起逝九原、爰生百口矣、于生以下、其敢汝
汝生成、何等繫惟是、頌義無窮時矣、祠堂之舉、既蒙
慈俞、卽有專申、伺此中尚有浹日之留、正在經紀、不

及一一先代于生鳴感激如此

與黃撫臺

侗每從通報中見尊臺無月不爲元元請命無疏無一字非關痛哭保佺輩虛冒冠裳何計爲所天頌德也以保我子孫黎民此蓋有百千萬禩之陰騭焉夫豈一家一人之私侗荷國士之知豈敢爲佞向見卜氏云云真成笑柄詳讀大疏渾厚和平彼微霞見親消矣幸勿挂臆間也素卷精佳未敢輕率着手今六月擬寫一稍長文字以荅隆知漸寫漸覺紙短因以一色連四完補六幅欲俟佳工至稜完納上今乃恐投命仍付都下盧生續之何如發下扇六柄書畫別具六柄並臨大令八幅統呈暇中課得麻姑壇記一軸差具小法羅伯符似謂不肯不能細楷勉強效學不知足當清賞萬一否豐貺數加寵溢望外且微聞台慈主議而飾清中之斷主臣何以堪茲恩遇平丹懇填中咨嗟輒瀆敢附使者以聞

又與黃撫臺

侗于正月三日裹糧北首十七日抵張灣僑居

候穀城尊師還柩耗魚而魚服卽僧衆不識爲何等
又二日而舍中兒敬資台翰至讀之反覆若覩慈宇
旅况爲之小展廿六日晤于長君備述尊臺軫注之
切相對泫然因議及爲師建祠事正值所天撫泄實
千載一時祠址擇于學宮之傍自市故宅一木植一
瓊甃不敢煩有司毛髮蓋德平葛端肅公有傍州在
闔學皆生其呈臺次望尊批允錫以美祠更勞會按
臺合發備署以光大典卽禱爲向後疏題勅建之張
本幸甚竊念師素叨尊臺氣調文字之知蓋棺俎豆
首籍口風師地下當領而欣顧至於于氏之子姓捐
糜銜戴更何可言不肖廁在門曆謬稱莫逆今日之
請敢代于長君碎首長君緯一切頗能自致以逢掖
分不敢輒奏尊者前統祈俯垂灼亮

又

伏承尊遠遣材官健力來會穀城葬事典出無前榮
修生死不肖陳情荷允抑又厚借龍光事已率于公
于緯北向叩首以謝異恩緯持重有心計大襄鉅細
必求哀禮矢不以阿堵儉親然自先師講筵正亞

庫所得俸賞業已洗然盡矣題主乃蕭少傅祀后土
屬之衍聖儲長雙玉在瞻謂一晴盛際總之所天
然一切悉係波餘卽二公亦文日明極他賓
不必言矣奔會憊頓問輒附羅人成事野次不
盡縷曲云

與俞參知

歲暮人還屋尊手削兼拜請
河蕭寺中待之不自覺其
拜以謝不肖作護知師
首從蹤

在樞次不肖原擬躬謁堂皇長君有所句請于賜
增之重不意節旄尚在濟州川是未敢以羈旅之踪
遠恩行部維是命使金先生專伺寵臨以獲與于趨
陪為幸真以日為歲業有特械達記不肖敢副陳焉
伏乞惠之期日以便躡屐恭迎于宅祭軸已備伏祈
先以音翰開示令其肅付史曹

與曹縣孟明府

士有異代撫塵之感直用氣誼相屬慕焉耳不肖之
于臺下生同熙世千里接聲聞而又不肖昔遊楚

下今遊齊詎不成孔李通家契哉臺下龍鸞奮藻水
玉挺身是稱名世而不肖一壑垂盡之人尚欲嚶鳴
于同好能無致長者絕纓乎雖然長者之度何所不
容願納之末交其可焉曹寶才數有如王茂才士龍
鋒足凌太華腹笥可擬四溟束脩擅譽今尚逐逐
於給曾大宗師其有以振之也厥弟王士樞器如握
德若持盈家漸削而好施學已成而未售則願大
宗師意外賞拔之也二君固富名花時而分我我乃
藉艷陽而訂歲寒又其家都憲與先子誅年家也喜

行無按劍而謂鄙也多言乎拙製數篇隨書上獻
當傾筐倒庋而向明公也手劄初寒不盡情

荅周斗垣民部

側也阮薛儉樸世所畏惡吐棄人也徒以疇曩執珪
仕楚楚諸大夫國人皆我欲焉曰是夫也于鱗李子
之鄉人而好爲奇飾雄文以自標異者也計今且二
十年巖穴日深交游漸散畏惡吐棄日以樛循而
先生用楚之舊而問余于山中尺函斐妮敘致稠
其所飾跡側者皆側所不自謂能也先生得無以

鄉唇齒之誤而過意院薛儉儒之輩耶有死不敢當
矣先生高揭壇旌雄風西彼清英詔令要諸白頭
黃岡下雉不足爲而乃過齊南精已銷亾之長物
攬碎自領衣帶悉發奇香驚傳重問清塵
濁水未判雨涂其所爲多乎亟欲跨衛一
過廣川而承緒論以畏寒韓已先生能終無意乎
岳在瞻計必登臨有日迂程跋予齊賦具
蒐無足當熊繹蘭臺之勝或可藉爲醅
酒期平原十日蓋趙國勝區而請此楚大夫其
勿鄙夷于斯焉野芹蠶只何以荅休明一切是
日

與張太華太史

不肖擱而在服者殆五年許以尊之庇比及禫除先
王之禮時王之制差已于事而竣矣唯是孺慕在中
時切隆天重地之感荷臺下遠函尺牘賦以雙緜温
厚勞存深心獨至吾丈之重典章而洽同社蓋不肖
欣然與悽然合焉一昨之秋過穀城穀城先生所爲
起居臺下者甚備彼中萬壑千巖幾欲移家娛老

以親戚墳墓在焉不能作頴上兩文忠達邇來時奉
尊翁先生履屨頗極攸然寰中小小缺陷業付冷風
野馬附言申報用以釋輦下懷也行年五十有五而
願可知稅駕已二十年前路康莊有幾願觀鱗閣之
業安我北窓涼颺真生之冠垢塵久矣奈何任彈也

答大司馬李下川

天家柱石人上膺門此生供極傾仰而矧四十
年同籍末品粗知義重實宜歸簡果爾惜惜出壁畫
壤垂下哉兩歲來又此風欲伸理敗鐵

黃乎斲樗感恩彌切疏節亦豈其情正緣所委文未
敢輕率着筆一思一汗下遂乃濳尋若甘開罪者不
肖每謂今之作者如林求其于碑板沉雄韻言典質
者似未多得意欲抗顏宗昉在六季之先而經筵
腹書秘媿行將俟五車注而守于家貧學殖弗茂
致難執筆兼之伏懾大聖轉成荒踣則若何矣目今
自惟萬于謝過祇拙書一事少可自強事蹟業歸
括但未聯絡爲篇竣日酌褚米書丹付大吳生選
庶幾稍謝時裝仰規前匠以微暴于域中鄙心武小

降也不虛、不虛子長天、振子瞻、雄逸、惟臺下足兼之
伺也、何人敢污樂廡、妄稱帛儀氏哉、寒研軋軋捉管
不盡素、悰填積容春和敬奏、不宣

與大司農趙南渚先生

天相名德、諭知台候、提履倍平時、國是人綱、寔維允
賴、孤清儼雅、屹如岱宗之不拔、蓋海內圓冠方履、以
及元元之衆、無不翹首拊手、頌休明者、矧夫同郡門
屬之上、欽承風範、爲日已久而、又近叨甄鑄、著在彤
模、卽雲泥分隔、敢自外遠、不以一字通殷勤、尚得稱

爲具有心胸、耿耿含靈、章哉、不肖還山、廿載、自分于
世常違、夫不可青黃之木、而欲管之萬乘之器、孰不
驚而駭走者、獨尊臺、持平通罔、蟠木加先去、冬按臺
刻削、不肖獲以黜誨、綴諸尾末、秋毫悉屬、大恩、蓋得
之、督漕李公、方伯沈公者、甚具、夫尊臺、雅心樹植、直
欲付之、不言、而蟲李、荒桃、猥承雨露、疇則云、施其于
斯際、木亦不能無情矣、伺猶所謂具心胸者、中宵、扞
忖、誠于何地、報鴻私、伺計廿年、伊蘭見染、一日、及于
昭明、則乙巳、以後之身、天所予也、尊所成也、人問

仕固已絕意無營而竹素縹緗之故則時軫于懷
欲琢磨兩漢洗濯三唐以期翼清時之鵬運陪長者
之下風而尊臺非六經周秦之語不呈諸月不灑于
筆端卽如此日秦疏諸篇一本奇矣筆翠而彩毫揮
斥遂至前無千古後無來今何人之心大蹶熬極有
明一代朝堂閎鉅之業至矣矣後以加矣吾郡于
鱗先輩創然獨造援地拓天是名代傾其所標榜
人流者擬古之雄雞壇之堂求如尊臺探驪批逆
聚米畫石抒謀王之狠素調萬靈之靈起垂死之
枵萌裕九邊之厚實則于鱗有掩面不前耳夫尊臺
所有而于鱗無之于鱗所有而尊臺則彩毫揮斥之
餘耳擬古之雄雞壇之霸卽在今日疇敢舍吾大司
農之屋下而爲他人何所擬展蒼鴻私者于尊臺柱
國十年之後携印鼓篋從杖屐於十畝水雲之間前
而後而嚼執筆而記一代藏山之磊磊者何其王
藍田之斐迤也乎此實不肖本懷不敢一毫假飾所
爲不竟汶汶甄鑄大恩者如是止矣久圖上書謝台
慈以家居慳于境外使縈縈者幾一歲罪誠無所

矣今屬蒼頭隨本邑張翰林幹力行明其積悃如此
馮元成感成就不薄詞人之運差賴此兄及李本字
一振之海內牢落仕宦不及中人之文章至二君極
矣北嚮百首不盡願言

與雲中霍撫軍

側聞之公乘之空啟則巖穴損價葉公之蜓進則泥
蟻見擯詎知巖穴者德藝之藪泥蟻者飛躍之式恭
齋臻必俟於靈感影赴尚須于建標竊見新都處士
方君問孝字胥成天質貞亮瑰才卓犖挽髮之歲

薄時制絕目舉子之業充耳公車之學謂姬孔之精
徒標都講風雅之道足抗前塵非羸秦炎漢以前之
書弗覩非武德開元以上之言不涉浸精沐艷吮理
刻肌以故發爲論撰彝鼎失色竹素非陳驟而卽之
若罔習其奇徐而繹之則沉典其則無論文篇就其
有韻之語業幾萬首騷選再駕初盛還步儻或錯簡
往編雜置先古宿上流覽必無別白嘗謂太初疎野
而少溫密茂秦直置而乏宛縟以彼方此何翅徑庭
東阿大宗伯一世人倫傾筐倒庋謂見方遲

卿長其道譽僕也。霑旬師門，獲奉遺唾，其爲方也。嗟寧不願長三尺已哉。方短褐北來，尚賺一遇。宗伯以外閭無其人，即今遊道交市，形狀相接，有如此士，何必古人。伏願公乘坐嘯之暇，踵胡床之致，一談一詠，清風穆如，庶幾真龍在庭，簪弁奪氣方也。無魚無車，何足多慮。遣次奏箋，不勝肝膽之切。

與王百谷

明公岳岳巨人，乃亦病痿。語云：篙觸聖鼓杖，汔有此疾。足下不畏于匡耶。安得華陽之苦狀，如櫛實如瓜。

以飢足下，令其病良已。若曰將昌，乃瘡請屏楮鞭，湯以俟之。濟潔一流，不能去惡，而僕以疾所患在。貪飲都妨，正固擊齒時事太多，故墮此口業耳。山澤林藪之外，靡所不搜。刑臣四出，命景從用鉞如。頃者清源告變，梟者三人斫而不殊者四十五人。鄰在涉，觚籟在躬，何地可問太平。逢興輕舉，足下有術而可爨，不惜行滕千里也。三春無雨，禾盡卷焦。輔之間，荅替轉劇。天子第恭默深宮，肆帝之使，不假神明。東朝妙善居質，不冊不婚，言官啓事。

如充耳劍掖周衛僅及鈞陳足下試謂今天下治亂耶張郎行李久滯此中深愧無能爲藉爲作一札達茗川儻以蠶織爲桑榆乎僕願歲歲從長康樹膠與武德陳觀察

伺往從讎私獲侍湖頭數語已涉汪洋大都矣已得其所條牒數則讀之董之醉賈之切陸之婉致所謂國是民情備焉卽 聖主聰明不及納川要之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伺竊念文章一技耳至步爲經世則無鴻麗大焉明臺天韻雄成廓寥淵穆益于人間世一切直等諸野馬等諸冷風夫蒼浪太虛然後覆疇無究極明臺似之乎無隸古渤海望盛漢楊僕下樓船卽其地維四野蕭條鹽田錯吟則島夷汎泊最繁鬧處也秦晉上谷雲中白檀樂浪諸邊略有邊略形則著邊略情耳目習爲防禦無隸無邊略形情而居其繁重隱憂在焉近鈞衛擬此于固原陽亦二大鎮故所借率鉅公名世明公勿薄無隸也且河最要無如廣川津門南望若徐關水府清源北視爲碣石重尙明公自顧所借輕重何如也布令一新寬而使

吏民畏嚴而使吏民愛蘇和仲之旨具矣至于峻把
盤飡于千里之外不使隸人擔負作馬奔牛喘狀此
非細故不肖履宦十年日中僅覩山林下一快心事
也榮蒞初知多公政不敢即具問訊茲臆稍清暇乃
奏記上啓處三伏生秋是在前麾一顧不必道出平
昌也鄙小邑敢稱安近耳側東向龍門肅肅如對

荅呂心吾總憲

伊周顏閔峙岳中原天下翕然宗之李所謂龍門謝
所云東山直喀喀孩臭談耳側受知遇獨深捉拂甚
切乃不裹糧負笈造庭階寒暄炙侍卽亦不克時陳
竿牘代未面之私也尚得戴齒髮稱人哉則以年來
穀慳歲儉食力備書斯夕拮据落拓極矣安能周四
境外乎忽報台僚驚皇與坐徐仲尊翰宛轉百心且
重以多儀誼均天壤鄙人何以稱也具悉慶堂融洽
鄉里歸誠片語垂型一絲系鼎此獨座之所祿亟藉
耳不審台輶北指可容不肖側長裾謁郵舍躬奏雖
蟲未技否所委諸書一一幹上卷用楮河南法是比
來趨尚紙則勉効顏平原取其儼雅用配訓言海表

細流泰延撮土卽日憲府題才應類是會廉旬日不
敢假手兒子門生赤心可念也長男三上名場不遇
頗汎濫群書近兢兢學道見伯父咳唾必飲次未冠
亦觀場三四俱授經五則在黜鄉此先大人之遺何
薄德安所得多男及書種未絕乎連三按使者爭薦
侗于朝此不過面上眉耳不能通耳目用也因憶往
歲明臺極心揚詔今尚其餘波耳

荅康驥漢侍御

孤拮据襄事積勞成病一臥經十旬幾成異物荷旬
之庇望秋小差然精力已耗敗什九矣忽叨使命長
跼捧讀何臺下之與人周也如此損致兩縑領已容
覓郵續布之節閱報章臺下識度超軼萬夫而文章
全力又足以發之無論同列諸端避席蓋合臺省而
抗前茅無論求之邛崃總計四五十年自孤有知覺
而程批鱗之彥臺下寧弟二屆精乎三韓之命未下
合是朝寧不可一非無沒包倚厭次如許地曩備以
諷諫勝而臺下以正諷權此海數千年奇事井閭未
學似不可無紀載也望鳳威于千仞殊自忘其瓊

之陋附言踴躍惟不罪僥倖幸甚

與撫臺尹春寰年丈

德州鄙事甫竣歸擬構栩栩園詩乃雲間董愚自幹
編舟自北來特以尺素邀晤言不得已遂取遵武城
意在叩渠筆訣故不憚僕僕煩也坐柁間三日備出
古法書名跡縱觀之真平生一奇耳還過平原道中
俄聞楚鄉異耗心震越不遑及抵家則所司悉臺檄
柰一切事果真矣嗟乎不肖視臺下同氣也又所天
也老伯母猶母也戀德感恩其胡能爲情漢上凡筵
東秦節鉞君親去住真難之乎爲此日矣卽圖蒲伏
戟門薄陳香楮輒以巾嚴未果專埃高憲出齊門孺
子白馬素車至矣事變倉皇驚魂冷骨欲語百千不
敢懇諸倚次伏奠節哀委化以嗇他年柱石之身
不任怛懼纏衷之至

荅中丞魏見泉

填撫三晉以來愛利單于庶人信著于夷狄又
所不易辦之勛創所不
甚都甚休席竹而
上通綸而下盪胷相誓凡不參指幾何人精裒不

獷悍貪婪凡被斥逐幾何入一意一跡是關國脉不
第爭頌名開府也奪吾如保還之臺總想望風裁京
夏顛顛如何黥謗拊手太公捫膺獨契不覺深情之
倒極也遠荷如天破常分俸詢之謁者此是黃河一
度再清較不敬拜溫言見命滿紙霞光惡而好我不
翅厚矣疎曠久甘寔懼唐突越下晝吟宵寐却望并
州桑乾涉水可指此心耳先此借使展言悽悽之私
須恪以蓋

荅毛直指

天幸小東遂徼繡斧之辱卽下車之日伺非不擬一
簞佐濟上父老迓霜稜而以勢閱六條未應唐突乃
心未嘗不數數向之也頃聞巡行先及青淄會不肖
州民挂冠長謝長裾曲笠又不宜遠詣臺門徒然抱
耿不圖慈念之厚用相存也尺函數語字字肝腸知
也拜如天之貺以尊逮賤用暖嘘枯曾謂末路有之
乎感之深不覺泥濘繼之矣不肖生平志向自許無
愧四知計惟明臺鑒灼苟有知我無恤其他從此用
門埋照課子娛親上之不能望弇州先生高瞻卽

美爲曹寧敢多讓二公臺下郡人也請以爲不肖
可乎側聞按部商訟而恤民摘官而嚴吏若日潭
精明綽乎並舉侗如貌應日出之光河流湯湯請視
兩者

荅總河李于田

前勒報附使者未五日而疾大作凡六閱月懣戚皆
非生人大抵受病在積勞積思一旦驟發遂成沉頓
入冬始勝巾櫛然衰相現矣老公祖蒞盟濟上控馭
東諸侯海岱增其氣色矧不肖侗三十年鴈行未弟
方幅內雜社同人乃不能晉一牋脩慶典尚得稱爲
有心習者哉所用稽故遵廻者以前所云云耳每讀
于鱗先生人間水屬司空之語乃爲今日水屬趙魏
御史大夫天實式靈儵奏乃續無煩璧馬主上操

何印用酬滿天一徹侯爵逋負至今國家勞賢格可
槩作口舌湯耶窮歲牢愁拜書自遠十千相餉桂玉
不虞不但酒費矣爲尊伯翁執筆役坐病不敏抑用
伏犬巫數草數毀念今終無可避矣小吳生來自吳
下適當其時呈稿後弟自書丹不至再歷討諾也

樞虛席計不久居東推轂部下人流凡幾許預有訊
焉

答大司寇趙吉亭先生

甚矣先生之急不肖也不肖蓋有聞焉先生每向人
吾黨那君廉士也文士也意氣士也鼎鑄猶有耳矧
也人乎何乃時用咨嗟感既謂世有先生知我我即
死無憾居恒屢衣祿襖未嘗不望龍門興浩拜思焉
薄言申侯固其夙心先生不拒門屢斯幸矣而遠賤
鄒重子既襟期今則大使至矣手書斐妮損惠清珍

高秋搖落得先生一字不轉迨宋玉悲乎朝綱將不
泱歲當及歸一先生脂駕而過荒居手摘來禽共談
名理齊老生借與星緯占矣草猝不虔惟尊鑒貫

上温按臺

我公祖驄馬按大東蓋以伯夷之清躬伊尹之任而
推誠盡下則又具柳下惠之仁所謂褚李野身備四
氣奚足埒之也時與長老知言者屈指網滂之品似
是百年以來未覩憲紀肅貞如今日者此自籍甚與
人之口侗不佞何敢知焉侗少而勵搯不屬為庸

人中遭連染、浸及沉淪于世長已矣、乃尊臺天空日
霽、無隱不周、刻書達闕、謬承微薄姓名而光揚之、西
漢右軍之目士林、佗得偏稱業足騰驥、一代而臺下
以身兼數器、加不肖、何、何、翔、清、馥、是、謂、鸞、鷲、芝、蘭、耳、
而、伺、則、有、心、喜、翻、倒、極、何、翔、則、雞、羣、不、伍、清、馥、則、鮑
臭、遠、絕、臺、下、薦、我、而、兼、昭、雪、我、是、一、疏、而、倍、兩、疏、指
也、何、生、平、自、許、直、欲、捐、七、尺、報、人、然、須、知、已、如、臺、下
者、今、獲、負、騎、門、何、有、死、所、矣、不、守、斯、世、鐫、珉、勒、策、世
世、萬、子、孫、詎、敢、忘、之、懇、請、無、期、託、之、夢、寐、伏、願、錦、堂
倍、玉、少、俟、春、明、駕、言、畿、甸、以、對、蒼、赤、社、稷、實、式、賴、之

來禽館集卷之七

臨邑 邢 侗子愿甫 著

男 王稱 參閱

書牘

上撫臺孫文融

竊見歷下李滄溟先生攀龍葆真履素取則先民
古鑄今蔚為代寶海內遊文之士靡不宗之而今五
晦之宅已非文靖之舊○襄陽之里空標孟亭之名○
祚寥寥雲仍僅僅何每詢訪人士皆云李駒滄溟

子繼亾止遺一孽孫又復無母才離襁褓寄命婆娑
是爲駒者婦儼居窮巷托跡浮萍並以無麤糲之食
經年尠漿汁之饋致令鮑山黃土作赤靨以笑人暗
湖白雲化素虹而繞墓其於今日責在明公唯侗舍
意欲申歷春及夏恐以不急之務驟溷鈴次悠悠之
世見謂好名廼者尺一北來瓜期不遠千秋氣調機
緣在茲伏願明公下記所司略損公帑爲贖數椽之
敝屋小復白雪之舊居月或給米一石歲布若干疋
藉以長養壯髮歸延後昆一綫猶龍之緒實被如天
之福斯文一脉其疇逆心是在臺端倡義力此承圖
侗也竊效途聞奚敢任德臨書不盡覬俟之至

與萬伯修觀察

兩年間凡托雨衣爲郵一爲京口章廷綸一爲蘇
州方笥戍二書畫法詩皆自出機杼代不審伯脩仁兄
署中作你狀體態世所罕見乃遊閒之徒更甚願
足下好其真者無若不爲公所笑耳汪幕來
讀足下書言詞闊歷次心背面之說豈所
宜談要之我輩交許亦不應說

詭作古人反不若今人之爲也善哉諸葛武侯之言曰士之相知溫不增垂寒不改葉其四時而不衰請與足下共劫之足下天資敏妙涉積數器滔滔莽莽動不可涯卽如以戈鋌世業以詩書起家以詩書起家復以戈鋌報國握槊耀其神武彎弓表其巧捷談部摧其利軍氣海輸其廣納噴語以爲樂紙騰采賡狀則琳瑯之亞檄露則班竇之傳芝慙其明麗雕虎讓其雄成玄黃旣齒髮文武兼資能事斯畢者也嗟嗟伯脩旣無難邊事亦未可便易邊事掎擊單于者羸幾倍攝伏單于者羸幾倍以掎擊爲攝伏以攝伏爲掎擊互相訾筭孰羸幾倍盪胸而籌粟米而略庫具如千車廐具如千馬府具如千幣門具如千當戶且渠畚揭之爲役棘矜之爲使飛罕之爲掩包匭之爲餌雲梢之爲誤變患之爲間揖而手通指曠而目通指躡而足通指總而心通指而後乃今戰與欵無爭勝金與粟無爭貴野與市無爭民華與夷無爭界忽然而我如忘忽然而彼如寄一忘一寄大順之世也寧御夷之道乎哉

區下劣勞疲十晦躬耕漆其如幹展其力用僅止于
挈鉞副其器量財任乎裁雖學道末緣乎象罔就藝
復困于二毛羸滕無勝遊之具積穢之中陶之榮平
生意尚都已云訖孰與夫命世絕倫伯脩足下者哉

答王子廓中水

千里塞垣走明駝快足盡及我于山居也意良厚題
封巖煥諸雲雨耶雲花下來乎實不自意撫中丞列
戟如楮乃爾歲純其舌耶生世固爾強不免汗下冰
紋一蠶也震盪珍何羨來禽青李櫻桃日給滕

無右軍好手作疏爲答澤虺扶老不第治聾一門體
氣常佳盡感足下遠惠之至耳中權十載人言語妙
天下唯吳王百穀可與比倫他非其儔足下羅而致
之幕下也數娖千萬不足多矣客冬無幸咫尺相失
蓋促蒼頭謝過三舍外而中權御風長往杳不可攀
此段胥成所及知而乃金人其以不以曉告明白二
郵均討必方乎及我也者引批幸復仁丈其爲我三
子者何如斷案耶胥成巧於筆札拙于喉舌長裾紫
辟研田有秋廷綸伏蚓初伸未際風雷行一以振

是王家叔明其儔撫中丞臺好畫饒史請以畫言夫
 畫有工有士有意外有象中廷綸之畫士而意外正
 如右丞雪裏綠蕉大年朝陵始廻抑或掌大於股人
 長于樹變瀉逗漏渲染遺失種種小誤實不能無而
 其一片寒濛穉穉霏霏拂拂之致更江都一儔
 其筆不能當其盤礴劍頃吐納畧詩道于此藝能
 之廿年而居平勾股尚難悉無居入不謂曉得章生
 卽生者韵言清舉大類斐君迪而人或因畫以掩並
 短二長卽脊成連羽歎于鸚鵡未始不為章君發憤
 矣世寶公雖亟章未得章寸幘尺幅而沾沾不已要
 以象言重耳若所謂張元春誠高今以一軸往蒼然
 窠辭幾令勝國諸子無處生活惜也倦遊不及從由
 出塞余五芝精雅絕倫便當遠紹唐仇戢羽之日業
 已入我籠中今作大鳥搏空我徒視諸數澤可如何
 矣罷屠宮詞頌已讀之一再政猶身歷水殿雲廊而
 裏其笑語風香者敢不敬伏

與少宗伯孫以德年兄

往歲附書徐太史嗣會盛太古知己得達比聞仙

過廣川可啻一晤語緣里居無郵耗又不及追躡景
光同袍兄弟中最蒙知眷莫如不肖迺一別參商如
此人非金石其胡以堪仁兄飛踐皇路漫漫柄用不
患積薪第一辱泥塗遂無潔雪之日十年家食愁病
參半且平生不善治生故業日荒日益前一門童僕
竟日僅飽半升粟主人差不菜色然無玉珉一甌美
食餽賓客也計此段太古能言之太古云爲馬參知
命志文參知公子亦云云都蒙不拒弟與參知生死
交情有顏色今公子跪而請諸邱舍唯仁兄有意成
言朱太復拮据一狀良佳望鉅公賜之賞譽得少流
便其詞不更作干鱗牙後慧幸甚扶風新阡待此發
策知不恡如掾一揮酒也公子雋博舉子文美如身
南明璣益胸次與筆下迥絕纖塵其兩弟俱號號第
五異日者不忝仁兄門墻河間梨不減哀家此河間
哀家諸子可匹美江南植孫先生其均而蓄之無有
吐棄乎人面逐世高低乃人心更甚不肖者真一不
足齒之僮耳復何言

再答萬伯脩使君

弟凡奉三書足下所矣寓章者激寓方者真寓汪者
宛都蒙涵納人與書俱在空澗中乃知從前不肯弟
自它於伯脩仁見不長者軍中幾欲自燒物顧足
下不見不肯措舌狀奈何中發一乘車之郎謁者
下及蒿萊分俸饋藥副以醫藥愈全因請之拜賜
無題書矣 一 稱費文員周郭者 一 合清俸共得
朱會集 流傳今館上人巧作事 一 上郡治
兵南公瓌所說彈頓使軒安車和安 一 沾枯槎如弟
讚說異 一 浸假道行事者博掩而其奇請之條弟與

足下不惟偏乎一笑一笑來而芳谷岷江光掩列缺
氣攄風雲采蕩睢渙鄉畧譙道妙合以成文琴筑笙
竿異好而成攸猗歟盛矣酒壺煥 一 字大方幅奉匱
沃盥始將不暇而敢抗志以高兄安座明而稱齊大
便當生致拔余舌矣渥中 一 積出寒諸曲聲華被紙
光景盈宇持此可以冠冕列鎮奮揚雄威第絕節典
晴則翊竅自伏擅代振姿則懸顏却匿伯脩足下高
明之府願言少戢摩尼之 一 身俾形謀之成謝彼排
進保我多有杞人徐福諒 一 之所不吐也抱苦

不才于人共濟不肖之役良意在茲五月炎敲負薪
襁馱望天山之背片片作變化又從帝所分得中
尚署猷帶若箇長也袁本何備易入遊夏每雄飲足
下旌旗在北門作幾人排常河朔名流登筵爛醉已
乃走馬射柳風生岸端此時得復思竹篠間否

與撫臺李于田平兒

仁公振鐸大東不佞能喀喀中
在是側聞時示同人且曰人不可以無友弟誠疏蹇
以自危於大度外罪遼左功名遂至拓天拔地大伍

以在名世杳然未幾節下脩其故業且侯矣高句麗
良是史何崇亦稱下句麗人參何故作人葆濟南有
長白遼亦有長白紫貂青鼠二毛裁優八稍五味若
國以文爲鏡令威化鶴雀去幾許春秋管寧一榻當
坐守天斯地寓公斯人龍德抑復有碑板文字散在
醫巫閭間否右軍寄問譙周并徵司馬錯成都樓觀
一一不遺僕今亦欲稍廣異聞耳茲托爲郵者邑子
朱西仕遼遼除目公乘而下句股不可蹤跡意厥司
存似是雀鼠耗耳顧此何足恩仁公然輒以恩仁公

則以西志節才請年齡風貌都非靚靚者流又西其
先與家大人遊家大人督作疏匪直以泛然邑子故
西者升斗第取其量中不者僅與大廳同飽死無所
勵節下矣節下其為越次而策之如霜一片戈戟中
令西者稍得而前春虜其不以司庾終乎不佞厥躬
其節有幾命

卷五恒叔參知

崇也俗在齊鄙養稟庸下領常受訓于父師矣束髮
登路竭才徇官期以絕暮金于昌邑還黔首于化人

先志秉節五年於茲頗見取于賢豪大方近者
中臺彌鳩操檢不謂伊蘭有臭苦未過人遂使風靈
第于中道黑白易乎正形黃門豈台淫之試下安滋
等謂之惑良以悲矣還山以來其好節絕門故藉名
不惟其親聯始同于疏屬兼之百年舊會一旦飄落
先生賦致橫絕玄覽輒謂
停軌損翰相存累積連
揖禽向于曉衡駭日洞
玄冬道盡陽煦

忽臨其所次心政在輸寫丹泉商略道素至於兼全
綴饋紈扇手題則又千秋之未誼徑寸之緒標也竊
憶先生往在掖垣無日不嶽嶽蓋三事以下屏息降
心者屢矣以故位箸抄汰敗之器藩院迴驕溢之態
三十年來諫臣任賦厥唯先生嗟乎雲表殿檻之
名長猶遘淮南之駕送令享輪馬跡血影橋陰幾躑
躑乎窮天始周環乎儉寒與言崇卑標聖明例未或
不字于當金林環乎在編天感茲廟路漸夷賜
之批豈所敢聞所與北上过程不忘錄
採之賤青芹白水猶可以羞行人歲晚天涯藩齋落
莫此其氣味蒙所夙請願言珍攝以對含齒寔不任
翹企深

與兵垣

門下鮮標令望高視寰宇再入兵垣以來抗言發論
忼慨持正而又時時出之以異濟之以通正如芍藥
而劑和羹揆其意指必欲裨廟堂之緩急奠方幅之
黔黎甚盛節也不肖生長齊東少習佔畢束髮入仕
復耽宦學骨節軟媚意氣灰隕每見一二矢口譁

之士心竊笑之不圖比來日見兵戈寇將壓境乃復
釋詩書而講韜畧拋荷芰而就襦襦吁嗟乎維桑與
梓孰厝磐石孰置累碁不肖而不此之爲慮是木石
耳矣所上兩臺揭帖錄恩記曹其爲此議者剝棄盪
腹蒿日分宵者何翅再四總之全齊六郡素不知兵
近海諸方兵食俱詘而此百十餘城束手累足瞪目
吞聲以寄脰於儵臨之寇不已勦哉夫議水軍矣議
陸軍矣而此二軍者非若土偶木梗旦夕摹削而備
盤於腰鼓之戲者也議增餉矣議厲兵矣而此二物
者非由天降地湧泥沙搏取而供朝芋暮粟之參者
也言者言之主者覆之不曰事在彼中難以遥度則
曰錢糧處置一任便宜卽文墨之往來業已動經旬
月又膏騰以上下何異隔靴搔膚究其抹撥一旦倭
臨所謂寄脰于俄頃之間者良非虛謬以故不肖借
爲條牒要如老官監刺刺天寶年中事頗關實際人
衛家守耳目心志流洽便習期于言之可行行之無
費庶幾擬堅壁于古法今亦得其中策也若全齊而
俱爾則總計東方鄉約民丁且三四十餘萬矣分計

戍守力逸功專而狂寇雖有數萬之多更誰爲之更
番休息者彼在所而攻我在所而備以我之逸待彼
之勞以我之專待彼之散以我之常待彼之蹙而寇
將無志衰于曠口鋒挫于連城者哉在野言野不肖
之技止此矣外此而張皇乎犀渠之映日矚艷之蔽
江當陳臨敵而秦馘則不肖其受誑惑之誅無資特
在于載心期輒破山林之例而私布之如此惟尊以
不第不肖一人一家幸甚

上中相公

不肖侗自束髮廁跡師門汔今且二十餘年中間造
就之恩曲成之誼卽歷萬億不能指數以所素盟矢
萬一砥礪休明少自表見以不至爲師門玷則所以
庶幾明報也不意風濤中起栖泊倉皇一官自棄視
弁髦不足爲輕于時爾當大計群不逞尚欲甘心
師尊芘幸保皮毛進賢雖注尚得被衣履冠帶而
鄉里之縉紳伏毫皆知
歸田五載凡遇生辰
典一字不敢通門關
木石居未必五內渾
木石也第居恒竊意侗在師門乃子弟中之最不

者其以罪盡而放之曰... 吳天之號夫... 忽然而竟以形跡播越... 甲萬緣俱冷疏數尚足... 賜記存一得之姜大... 尊慈閔以瓜李之嫌... 所可哀憐之士也... 無睹於大方矣... 則以已故馬門生... 之馬門生平生英爽... 于一片爲父師赤心... 明之理庶幾由在尼... 野野外籍三押漕糧... 水濱妻子遠在家園... 抑亦蓋棺潦草嗟哉... 作吊客耳吾師聞此... 月十三日柩抵東光... 家事又復許其少女... 一日不忍負此死友... 馬門生有五子其四...

長次二生資學可望大成與之商談間渠云漕務
軍門欲爲題奏優恤河道潘軍門亦再四咨嗟圖有
以慰之于地下者俱未見下落侗竊思往嘉靖間貴
州右叅議王重光以採木卒於旅邸得贈爲太僕少
卿近儀真管河郎中羅用敬亦得追贈如前官以允
發而論俱比二員官階稍高而事于國儲鉅重較之
採木管河亦不甚相懸且涉歷江湖風濤萬狀三度
滄海已及滿期計今四五月原望例陞若夫暴卒河
漕務未竣真所謂死於王事者以愚而慮比照從
前二例奏求贈錄似未爲過仰唯尊師俯念二十年
布衣門墻之舊亦曾少効赤誠于左右留神委曲一
賜允行此正公道中之異恩也佇企台慈手批數字
俾不肖侗有所持循從吏其子孫爲陳乞則人間君
臣師弟父子朋友之誼具爲愜可臨啓不任激切感
慨皇懼待命之至

上申相公

門生比以馬門生身後之事上恩師慈荷尊俯注曲
賜裁答且溫詞下慰矍然忘其不肖之疎也

寘之胸臆者侗捧讀長跼不勝感激不勝悚惶馬門
生事先是河道優恤之情業有公據矣今其長男若
欲叩 闕陳乞其所上書紙以押運三次資深勞瘁
爲言并未敢妄援往例致有齟齬切念馬門生稟性
慷慨中多憤世之幽思一經外補日夜焦灼蓋所望
于恩師之拯援而還之卿寺者良濶切至此見事勢
不諧邑慙無聊寢食遑常一旦至此計此君賣志未
消張目未瞑也伏冀尊師幾務少暇留神委曲敦屬
部議得從優敘獲叩京朝一官之贈則門曆死生之
誼人人頌而戴之不直馬君一片隱衷獲伸地下而
已也不肖侗伏在草野本不宜再三塵瀆第以馬生
幼弱未敢輒叩尊嚴侗用是不避瑣煩敬爲代陳如
此唯師莫有

上撫臺黃公

不腆下邑十歲以前頗稱詩簡易治乃用連遭穀
木絲無秋遂似官地不 而憊形愈見元元之
不至盡人流離實以臺下 摩之念視他屬獨切
先耳孤等有日夜與子黎申頌休德而已所可幸

新令君坦誠穎拔周慎精嚴不再旬而諸務改觀矣
第南三鄉地荒力竭不能一體完科要湏從長計議
于條編中特示寬折則闔邑元氣可迴卽如德平紛
紛岐貳正亦坐南沙北潦地不齊一之故脫若下邑
縣司有所申呈爲南鄉乞恤則惟恐何賜留意焉孤
等土田俱屬鄰城亦仰恃慈明委心見選故不覺刺
刺爲桑梓公言之臨緘不勝惶恐

與李千目學憲

往奉溪本賦

卷之惠賦清麗韋柳高于也考卷

人具才品無向時割裂裝綴之陋聞大宗伯署中評
爲宇內第一冠諸行學監司不虛哉弟久病成衰閉
門飲藥忽拜志書大序發函卒讀且喜且諤文是大
議論風會攸關波動雲流無一毫強割態蓋自肥腸
滿腦中來紛紛擬秦摹漢愈露捧心風斯下矣至于
一字見褒足刊金石嶮巖牢落差以傳顏憶得何大
復序武功志志序至今立傳弟則愧羔之裘而狐其
袖也能檄縣多刷十餘緒一爲送海內同人更藉
雲無已耳大集篋之實有深意縣君能自陳底

院見收一切皆餘論所及敢不結中微聞當守欲
佔擘而就襴襜宜抱相如之癖何緣詹見一敘闕
臨書悃邑

上御史大夫溫公

侗也突與突燭之明亾所宵類於世幸際老師數納
緣是得自試其狗馬之能方面然內慚羞死不暇迺
蒙師臺溫諭獎許陳義甚厚且又自志藏引迷謬
人而借之大道玩味師旨苞裝今古如渴者飲河知
有滿腹不白知其天之高地之下也夫宇宙真空實
相無有定在無有形影既無端緒亦無究竟如指爲
空則日用形形色色孰非實際如指爲實則日月倏
爾忽爾孰非幻境如以爲在市朝則桓圭衮冕彛俎
大常是何指歸如以爲在山林則巖厓泉石蕨薇云
鉢是何安頓江山紫翠日日餞行烏兔升沉時時解
纜乃知此道無起滅無顯晦其實也不實其虛也不
虛市朝澹泊未嘗不山林山林自適未嘗不市肆
之則極高極卑惟所彌漫歛之則一呼一吸唯所
籥圓常妙應觸處皆真蓋師臺所喫緊爲世人不

有空相不知有實相者誠至論也再讀素位而行寧
人奪境數語仰窺師臺體驗踐履真聖賢中正學問
謹佩服終身第山林一節原與本道尹觀察劇論長
生性命之學反覆辯詰不一而足緣是忘其固陋因
謂潭底日紅山頭月白非入山靜坐不能呈露此景
龍吟於淵虎嘯於谷非入山靜坐不能駕馭此景志
裏覓覓裏忘定中起忘中用非入山靜坐不能冥會
此景鄴鄂混成蟾光明照爐以奠鼎室以凝神非入
山靜坐不能妙觀此景蓋聖學以戒懼慎獨爲工夫
而中和位育皆是作用玄學以致虛守靜爲宗旨而
脫胎神化乃顯證爲則弟子前所爲尹觀察訂證者
就事論事似又着於枯槁寂寞也茲聆台教敬謝敬
謝極欲叩領師臺之教顧繁冗雜遯無一寧息稍暇
當假以公役昔謁崇臺乃得縱觀海若之大全
與張仲儀轉致歷城趙大司徒

雲間馮元成先生僑寓此州思光之舫膠于河澗日
菴糙對七歲兒子作苦見若謂爲五斗耳夫元成日
無萬種安所沾沾五斗爲正緣身隱吳趨翹翹物

研田宜穰而自署馮三白其一白曰白文以不受徵
文金往往爲人白作也江南如許人門故業如掃榻
遲臯廡一字不通貴要人研田且不計獲安得不見
子號饑婦無傍耶今以五十出坐此元成絕世天才
所爲文上造九天下薄九地推岱華而負溟渤羅萬
行而走辟靈仞以元成方北地覺北地小僖元成鑑
鍾極矣居平私竊品曰時子若元成者風期類閔仲
叔天韻似李長源至于文章擅代甲史子而翼九經
似非文士足例此人者不以處水天石渠之次令其

持平國典藻黼皇猷而俾之以藩臬外臣待魚貫之
命其何以稱吾世右文也元成持牒將如京能使不
持牒如京而就近除一官省一切交酬費有雲杜李
本寧傍州可差擬今武德使君未有人元成用叅知
兼僉事甚宜此缺所謂宜此缺者蕭條曠莽之野百
里無甜井五月見鮮誰他人所不甘唯是海光挂檐
際蚤受東旭如車輪載歌載咏與元成雅相便適耳
程公業丈極領弟言慨許爲愚之以爲非我歷下司
人倫方吐握知名士片長之

必收而矧元成厠其同袍且士又非一世士計一言
可得諸銓省無難者我先生當不俟我輩之畢辭而
灑然其無逆心矣元成向弟張仲儀豈可爲我無副
于歷下先生前弟敢爲紹而用足下爲公業僕姑佐
第宜佐二公強弩而身方待嫁安得輒與于蹇脩頃
者嚴按臺挂劾秋毫皆我先生力也王正自有一介
來茲不敢率然

與兗東戴觀察

少年椽白東來恭奉臺下所遺諸殺青業侗叩頭領
已伏憶南床風戾所露奏黃紙白簡章勾股莫紀大
下靡不翹仰震讐泰山在瞻乃以餘力成文章矢口
官商發言朱紫幾令盲史腐令鄰下雲間藍田杜陵
考功隨州諸流輩死尚畏人夫十角去齒二翼兩足
造物制之矣臺下奏書蒲公卓著書遍名山人所皆
有已亦有人所都無已不無豈非天授之全能人倫
之罕觀哉邇者分臬臨沂濬盟魯甸差可比於先王
之觀孤情迥兮絕照淵量澤于內函以遵鄒嶧以
瑯琊司馬之壯遊不必談矣侗也申詠酒肉淮陵之

語而感代興之世竊願隨行以中雋也爲郵少年接
不肖中表侄家禮詩書錢帛之業今值中衰以天之
幸獲備一日掃除噢咻既資稟鬻米而外恩等再生
傢兄名快文筆優長業胡氏號名知經比邵使君羅
而攸之幕下大彼周稱我輩小假羽毛定是搏空犬
物操音亦足借手中臺下不至與他農墾小兒伍明
思其無有負矣祿還適不肖大病後屢管不能悉所
欲語居頃之當倒度傾首以歸而丈憐陳如求爲佛
弟子而以曝書一片地爲鹿野壇場何不任丹誠切

切

與徐汝惠貢士

半窗未通一字書正緣塵坐牽緝近值總功神理參
夢謂公不廢聲樂蒙則用細素造之耳頃斯自奇每
恨索喙不三尺日來之役聊道惘實未足發兄聲天
何至掛孟公之牘而諄費見謝爲翹生告竭壘且蒙
耶賴明公一洗之第施之者無倦色矣蒙則柰腹
何也小齋劬劬日力練泥削梓此身幾作土木偶人
壘石爲山僅稱弁中百骸一節耳無論錢刀累

困中粟麥半稊無遺愚公移石不謂千古復有蒙也
雖然我自用我法若聽東鄰牙籌聲頭岑岑不能舉
五臟且嘔出矣白家履道坊未逾小園彼乃宮位差
勝我有豚犬視龜兒十倍日捉筆作方寸書朝顏暮
歐津津負跨電聲又不聞白公有堂上老人我乃且
舉兩足起居眠食嗟乎汝惠與角去齒傳翼兩足蒙
所得于造物者奢矣今當行樂耳須富貴何時不知
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又何可不聞此言拙詩文
儘多散草都未料理容次第納觀晨興見使者不覺

蕭揚信筆唯明公亮之

與王子廓中丞

左受潤麗秋爽當擬各體書之三教經用高勾麗紙
書欲合作也以上當俟以扇至泚毫吾家十七帖書
樹囊中赤幟澄清亦是秘本略昉蟬翼拓覺斐疊足
好致僅得川扇紙薄如輕俗綿如純藹者拓之宛然
定武模本矣便賦數繡來矚眉石小盈周尺尺許者
幸命行人斫一二拳置來禽中米氏癖日日以劇
難療也

答愚庵上人

遠承法帖下問勞疲襪襪。忽若清冷灑及也。兼荷
名香兩種一洗人世伊蘭。優鉢羅花印成妙相。如影
如歆。又復如幻。安得吾師。指出此義。解脫火宅。實學
人之上願耳。遙瞻慈容。上知下歸。恨隔繇延。十數不
獲。僉然坐列。見一手。一足。一古。一雪。一圓。一空。一寂。一淨。一染。不
殊。身在光網之下也。附。一法。一現。一教。一聖。一師。一立。一文字。
廣。施。毗。曇。於。頭。扇。二。提。用。代。松。校。有。時。豈。實。翠。座。披。
僧。伽。黎。或。亦。不。免。貢。工。耳。乾。侍。者。還。敬。訊。安。穩。自。餘。

綺語不足恩前和南謹疏

來禽館集卷之八

臨邑 邢 侗子愿甫 著

子婚 楊 燾甥史以明閱

書牘

與李本寧

從董觀察所奉還書所爲不朽先人者慨蒙允許
時有藉以見先人地下矣感鏤之切詎可名言
過隆兩碑皆奇物且并怀勺見還轉生慙爽以都
私俟拜文之日將輸王氏青氈以謝然青氈在

庫故前未及申真如向所謂韓昌黎笑人矣弟書不
佳聞高句麗頗耽之每以中金如許易一條幅書條
幅卽今上四幅是也仁兄得無爲故人捧腹卽故人
無文名亦僥得書名也黃撫翁急弟甚便中爲弟謝
之別諭領已廣川咫尺弟嘗親走下澤爲足下御過
來禽耳董觀察澈門人又同邵戚屬業囑以後輩禮
事仍慙不知何若弟去冬謁東阿先生穀城弟歸而
月寒今春大發幾責其生在簣三閱月今復食新矣
正亦不必言爲逃也此段唯仁兄可與道之携
歸子三里庄收二麥黃鷄作羹噉磨碁餅犬是田家
瓦盆味不堪持餽也

與阮民部

病差竊伏思玄度五月坐冰壺飲東頭竹篠間非天
際真人安能與此古歡乎手畢滿陟釐諸雲雨天
下矣其所獎飾不肖者悉非不肖所得當一二也委
至諸書欣然領會所擬呈拙技不止此傾筐倒庋有
日矣君以爲雄誰敢不雄而仍自惜其腕不虞負
者負知已乎拜公之賜甚愿嘗樽山中人極易

況此重金侗頓首白箋上復

與王成所年丈

自入山林以來身與氓隸爲伍心與猿鶴爲儔卽
戶閑吟僅同視肉臨牕散帙不過撮囊而已荷年丈
不忘夙昔而賜之書書詞懇至非尋常往復之空文
誦以周環如遊如泳古稱空谷足音足聆哉唯是
既唾之核不闕遵實年丈何自津津然而几筵敦鼎
一切而張之弟雖愚陋不敢聞命也家漸蕭條門真
羅雀風鑑張生所能目悉然門厝彈缺之士何敢爲
慢焉言不宜衷崇應覩縷諸憑台炤之

與馬見素給事

侗廁鄉閭之末凡庸無足比數獨于尊門夙欽通德
又仰棣華而詠韡韡有遐思焉未面馳神誠非漫浪
蓋此中有契分之合也倚廬居守忽枉素牋推與過
情豈所應有唯是太翁老先生宗盟一世流美後
而以旒旄之言謬及不肖主臣主臣身媿中郎附
介休之烈非平生一大幸哉敬拜寵加期于春和且
草仍自寫一通備扶風大乘也使者追我于途又

我于家淡旬暴露可稱良信甫解綬奉書不恪所
鑒幸甚

與馮琢庵宗伯

伏蒙尊恤賜箋枉賜藉以仲兄之重謹頓首肅書申
答以謝訖比日嫁孤侄女卽遵道舍侄最幼姝二府
先長兄所遺四歲孽也不孝有少子女自矢與平門
要結而此獨拮据令適大家庶戚見譙謂汝然糠自
爨乃復假人四壁餘光甚不情不孝謂僕則譬之香
燈一息膏煎未盡則與人夜膏煎一盡則人我俱已

帶管臺下亦見不孝爲侄孫廕弛擔一事也臺下念
念亡侄毛髮關亾侄者敢不以聞春榜得士多名下
先輩如渭南南君居益則尤卓犖不群品書肆漢魏
以上書法肄晉唐以上都爛貴公子結屋青柯坪身
以老僕自爨汲儼若寒生無論才具此宋公序流等
人也居益諸父俱在事不須不孝緩頰蓋居益父事
不孝久緣其先棗強與有死分憤憤中慰其登路乃
復輒以輶塵臺下終收此士而寘之礪礪之列伊季
父可三潼關可三矣萃胄素族唯材是取惟質是

似無他嫌忌右目近青不能自行筆更希慈亮

與郭禹門明府

不肖侗往遊趙魏間雅習此中人文綺粲韶秀而更
優于品卽如今小宰董先生其人也先生最善不肖
侗有鴈行之誼臺下處其里因蘭芳與臭味與同
之所謂綺粲韶秀而有其品齊東野文爲侗言若冷
符節而券償焉不肖侗卽散材無當何敢廢然自外
于門曆哉下車未幾風聽一新蓋恆弟神明之頌萬
衆無岐舌遠邇若一塗不肖侗沾濡倍切又不直河
之潤泛焉九里而已也以董先生故躬申未遂先以
一力候起居周親授室之地竟將躡屐問玄竒茲不
盡伯一

與蕭含譽

夙從楚會知先生近讀所上奏章爲之罷酒言足以
諫事可以風海內此人耳願言未遂忽拜函書娓娓
數百言肯豐情篤何以得此于長者哉江黃一世家
何減雕龍崔氏侗請捉襟奉杖以備周旋委序欣承
春抽思恭報寒凌一片不在翠壁而在青檀至心

向非敢貌言惟先生鑒察

與蜀撫王霽宇

一騎紅塵來自巴蜀解裝見訊纍纍悉盛情所注也
朱提精棧製出王國復陶佳織珍屬隴西綠昌雅
消煩丹椒正堪煖老楊集書肆公寶錯落並陳一時
損重下里驚奇真所謂施者無劬而受者覩顏矣孰
無親戚誰乏朋儔歲寒不改晚節隄深惟親家一人
而已拙序付刻未弟亟須數幅以應人求再諭大人
之集古跋未見今所哀何文一見卽勉圖寄上也
六翁頗擬原帖秋風篋笥毋至棄捐以一易一畫而
貢品何如若五六分蜀翁便惠二三十散之諸兒在
以伯翁替此地封胡劫末人人思把握蜀蠶耳升處
集不知剗殘至此此老博綜沉典當朝不第二有屬
翁眼中爲更一銓次親家募吳匠鏤之此文獻大
止也代尊序弟力爲之以頗悉此老平生內江龔
川道長天下義烈丈夫臺中不受謝薦禮獨我二人
望尊破格一表章之卽弟輩山中嚆矢矣其所著
亦有一種雄快處水蘭事移書與計之此公定有

見也切實切實書中自道弟薦言云云日來徵文之
使遠自四郵幾擬弇州強半吾親家爲噉名士一解
顏否感憶離悰百不盡一臨楫但有耿耿

與康驥漢侍御

足月之十有八日亭午不肖身手西京琬琰窮弇園
之致而馮仲君匹馬見過而盡黃埃解帶相寒暄坐
而進茗汁問所之則曰康尊師將以愛息字先元兄
三郎也余其往謝之不肖不覺喜氣浸浸滿大宅已
咨嗟嘆焉古人不作古道安復今于臺下見古人古

道矣頃聞宗伯先生之門闥其如掃太夫人日以洗滌
潘洗面耳臺下慨以大事然許之輕數百里之塗而
尋常兒女之戀置目前萃膺婚姻之要而狗豕間
窺草之尚書良謂千載季札可追徐君冥漠無已之
望不忍辜也彼霸州公倨強人耳容城之諾遂足
軟後來踟躕環海臺下直方而大溫厚以平絕照
情事事直無前古則霸州者其臺下生平大庾中一
稊米乎不肖亦宗伯髻亂交敢因便道悃悃薄有
人置墨數螺借以明殷勤臺下篝燈起草且貴上太

除糜兀幾斛此寔不足供白簡用耶爲最少耶君
鴉耳春漸暄融唯爲社稷蒼生自愛

與趙南渚司徒

浮雲蔽日狂霾漲天周有流言孔遭伐木此何足
毛損至德不肖今年政六十閱世頗深矣富平冢
已事是臺下三五年後旁州也萬萬勿爲時局介懷
乞留此紙爲異日券焉荷口風寢以隆極復叨按刺
半字悉尊慈銘鑄侗雖至鄙寧不知恩日夜俟加官
街寔如里第奉身百叩堦墀下稱門厝賤子效千百

年延祝此外有幅後者云向爲于師拮据一切近
營一螭首手書拙撰石尚在犁丘之鄉先搦二本一
上政府一上臺次用以報成事紆眷眷穀城亭下
懷侗今日入土不至負非徒之誚矣李比海當年
被多口岌岌矣許昌出一男子孔璋爲申雪北海
無恙瑋流遵化侗亦俟時而起必不作杉栢四
下泐泐也天若祚明當不令侗捐七尺蟲豸有
侗尚笑于鱗一心心痛死非所焉耳天地神明
察此五內廿五日言

先從東光令王舍親

處得寄聲耗已初

尋自廣川道中奉溫函大貺之辱及扇頭見懷詩
拜領受且感且愧弟之疏節極矣何猶荷尊丈
至此讀新編清婉足致風骨沈厚殊無吳儂故態
學可知弟家荒學荒徒有五男兒其四都弄紙筆
者舉業差成然秋禾何以濟春困乎足下膝下凡
輩亟欲有聞邇來明道漸薄卽烏鎮一殘書尚不
乞若見尊丈此情當慙顏死矣僻居東鄙如坐甕
南來音驛頻歲不通慶吊闕如豈其本意則惟足下
亮之耳尚憶疇年寓司掾者有加物至今未報總之
疏節不可言赤懇未嘗泯也積薪已久漢廷後乘安
得不駕軼前車行覩尊丈自此升矣弟五十又五之
年髮無一莖白者祇是釜塵不滑其和來人立馬
有致託之吾邑太史張公也

上東阿宗伯于尊師

春杪恭謁師門廿年恹恹自惟晚暮開罪百端不
多矣我師并心一氣隆之倩禮之極先期置

通達曰臨邑弟子至矣已而潔除施帳授几置御
辰選勝居壺行楹迄無寧時虎窟之春若遲殿春之
藥似期伺也醒醉相參縱持互見勺河爲飲涉泰而
遊真自忘其淵崇也至于剖析文心權談名理正言
之暇雜以清譁遊然舉鳳錯珮委裘不謂二代之典
刑兼有六朝之風貌矣還家頌述老稚吐舌相驚咸
謂此行虛往乃爾實歸蠲患瘳病不在阿井之膠而
在師門之雅素真不覺其恍然惚兮盡室皆沐于汪
澤也侯生嗣至伏領訓言冷語銷魂復若置身東郭
者長兄淳湛之資不獨符采爲勝入闕何所亟所欲
知小記及諸韻言補訂有端專人獻上并以行卷答
嚴命矣慙附奏牋不虔惶恐

答黃撫臺

節奉臺下手檮字裏天拔法度丰姿靡所不有卽今
竟日臨池之輩莫能蠶測其妙伺真汗下矣齋閣
壽之暇一刻不離青箱黃卷間發爲文筆籠蓋時才
萬萬元美有其也而無其整于鱗有其法而乏其
身兼數器吐飲川雲其在溫陵更何疑何說何以

拔獲奉門厝研席詎非至幸至幸與哉字史晉人之
外極重隋碑以承晉而告初唐歐虞嗚矢也真定張
公禮龍藏碑求之數年始得敬附一紙羅山人伯符
雅慕此此足以洗吳門藏好之譏大項過廣川見宋
守所造兵仗龍雀之刀綠沉之槍羅于武庫撫轄中
自有人行道遠歸日寒擁絮吏三日乃得勒報典籤
唯毋督過行人側庶逭餘罪

上李相公九我

臘嘉平有所咨稟于腐例卜荷尊留神俯答媿媿數
白言莫非格訓乃今而後夫子之發吾覆也侗情情
恥不戢尊良箴侗于新正月半潛抵潞河祗候以此
問近都會耳目頗長故未敢以短疏上恩仰仰尊愛
我而曲成我雅有深指白魚魚服乃所以戢尊良箴
二月二日張灣戒榜三月二日侗隨命使共曆文定
先師于殺城正寢闔眷都無所疾苦秋毫盡尊之共
也侗任郢城尚有日月爲小商略家事及輯理遺事
已從新城迎得青烏爲卜賜坐數筵地方得還媿
也碑板一切則須會葬前圖之佇正冢席以對天下

上大司徒趙南渚

德庾之救也久矣賴阮使君一洗而新之大都使君
不以日力稱過使客不以河堵數娑黠家門清白并
斤勅厲三年如持玉奉盈處女之貞巨鰲之負也尊
臺倫鑿灼灼八方每先之部樂卽如秦使君郵衍之
豎今得陽和阮使君其文學選乎失之聊魯將酬之
何所歎不肖見善如飴夙辱門下誼切敢樂告焉頃
過東阿穀城師所推尊一世龍門而歛然自避者出
于孫衷且曰旣稽大拜復稽冢席如此世界圓蓋遂
將轉方輿不肖衝口答大拜冢席俱不足入吾郡司
徒先生心惟是片善必揚惟恐有聞拮据國是人對
不崇朝矢以身殉師其念旃式旃相與大笑醕學二
三不肖將以六十未至之三歲窮易讀尚書高寒
行人達士也不肖願學焉張仲儀貢士津津我者
我所畢世自期者也豈其如此面孔而遽廁先生之
下足乎別有坐進以俟振策

答康驥漢侍御

去歲錦旋厭次不肖獲奉後堂款譙冰壺照座明

五中平生之韞愜什九盡矣已復絡繹承牋函媿媿
相命重以珍貽惠而好我温厚有加都非林壑營制
所宜蒙被也自按行玄菟無便度遼且亦臺門難爲
鱗距者三時游歷半字莫通班尹惠莊之締何如而
恐此寒寥則以勢不能耳忽至遠書若墮雲表紫圖
紫牋益以朱提架臘扶醜酒貲不乏臺下之念我深
矣反覆書詞百心莫旣總之天光燭燭而蒙葑增暉
霑勻詎有涯哉續讀數疏爲京夏爲長白之境先見
卓然疇不望鮑驄還而宸旒受益者斷不作近日諸
使者淹也息壤之盟刻衷日切未敢率然以賔瀆而
承乃踐矣倚岱泳滄三辰在上臺下其有意收之乎
重遣立馬索還言不及抒寫惟尊俯鑒

與高東溟中丞

每從南來士大夫及商賈遊客得臺下涖浙狀咸謂
冰玉凜然轅門日人少鮑來脫粟數升耳三尺六條
馭吏吏知兢慎赤子藉足僕母襁安于堵厲海禁界
若天塹然私洋過絕華夷相于颺有是哉天下名
開府也詎微足下昭代濯濯維新無二矣伺日夕

越雲加額而大問及之兩受溫厚藉甚古歡且辱之
多貺有幣有金有奇珍異物窮巷驚謂邢生多顯貴
遊乎何得長者之使者及門也至念我出處大誼可
知侗伊蘭有臭白矢不敢妄意輦上人旃檀非下劣
類似白語之涉滄州月分已與熊牧平分室下再過
當悉蒙也獨坐虛一席計冬寒得代野人其走滯水
費雪釀勞儻從于洵非貌言耳感激萬千宅叔莫既
飯依之曰人日臨之

林巒疵賤苦由棘藥兩無足當于長者長者誤誰何
之聽而任駕辱臨之不孝顛倒褻麻禮文錯愕幸長
者之卒貴而寬之也解帶留連頓忘新故放歌舊雨
樂莫樂于此辰矣遠拜新篇翠花飛映塗金執扇進
于巖山大抵詩以律而挾古字用玉而雜章區區草
澤將不敢問齊盟壇坫青山謝眺徒切去後眷懷互
依命占韻言劑之別筵唯仁丈共教之

與李于田年丈

漢人無神道碑祇有墓闕或墓闕銘無銘曰爾有

曰墓闕銘今郭明老文正合也闕者碑石上闕一孔
麗牲也吳孟元亦知之人壙爲志銘在地爲闕銘極
重大極古雅哀辭似未灼灼幸信而勿疑更之如何

與李本寧社兄

高范二君至小悉維揚旅況但不知近日動靜何似
偶從一書估聞已卜居秦淮作歐公隸尾計計自今
魚腹得向浮沉故處寄將矣弟久不爲布衣輩尊所
今李君子有吳人伯起百谷座上小友也業舉無成
遷而爲詩詩有王孟風畫法亦祖文休承行徑風流

迺德足以將之客第處歲餘矣敢爲蛙客請臺下
若貧甚然有志操累瀦餘波足當洪潤弟何翅躬
自破之乎緣寓此中毫無爲裝索地敢煩臺下仁兄
卽謝客或不謝卑丘客也新郎君掌上明珠并問安
好

與徐鍾嶽學憲

孤侗草土餘生林巒長物曾何足挂慈臺胸臆之萬
一卽萬一挂胸臆常可相遇焉亦云幸矣殊不自意
出庸衆而超趨寘諸孤東秦十二摺笏垂紳之流

不得躡影希風者而慈臺拳拳獨三致意焉不肖孤
特寵承焉此猶次心于世諦也小兒王瑞圜欄豚犢
猥荷尊師賜之提拂一言標目畢世人倫係之頃當
入棘更辱台慈慰藉推溫而煦篤于子孫孤侗一得
傳聞且驚且喜不減藥榜之署名焉卽大造無私因
材培植乃偏承雨露者寧甘草木于無知哉欲一申
謝焉麻趁且未敢俄蒙使信歸之八行兼兩并料所
及分廉傳于梁董鏗清商于琅璽向南遙頓恍若縑
麻之錫裘也端注質迺迂恪依常執之外頗留意于
薛文清公之書經旬閉閣不交一外言不邇一俗事
亟圖勉成器業不負尊師異恩我老公祖知之得無
爲此兒加七乎仰懼崇嚴卽寸縑不得輒奏恒用嗟
然薄有家藏晉書出于舊印聊供爇火并以单姓家
乘請正裁禮宜敦介蓋所爲趁且者未釋也柰何極
睇膺門穆乎如對孤侗久病飾巾伏薦不勝感戴
依之切

與李侍御

往托馬唐山起居門下旋奉報書鄭重且用官筆

相加遺眷然肺附不翅厚矣至言吾曹所難得者山林則又拜知己之深談出風塵數等矣侗也敢不佩服連讀大疏具闢國是非他耳剽目竊以飾太平者茲持楚憲一切剝積弊而清之三湘七澤望見風采疇不翹首頌休明侗恨不縮漕役十年奉承功令也漸諸生姜夔舊授兒曹書其人奇蹟博聞倚馬萬言楚材最良此生尤其卓絕不肖比薦之馬漉滄署中爲館賓已邵中丞公羅幕下已相繼爲秦中丞西席夫以羸秀諸生無他前地歷諸達官貴人不惜水帛招之其才品定非庸庸者于時秦馬二公令姜生家窶甚爲措處小資斧費其意具在王太湖乞李本率書中茲事乍聽誠可駭第一中丞一監司爲門下貧生計當時豈虞其有後 卽今撫院李老先生震世清操其不樂聞此事明甚所望門下爲委曲一緩之緩其既往而植其將來不肖三千里爲故人貧交之分止此矣門下執法也而以廢法請誠知有罪第以不肖一日梓里故驩之藉孰誰曰不然乎莽日深諸無足爲刺刺炎侯幸甚葆玉以對南紀

察人士之望無任卷卷

與總河劉華石年丈

初意俟憲車臨鎮半月後卽跽請覩風儀敘積闕其
證具之下長君書中不意五月初旬兩兒逝病才就
可而未弟足病頓發足腫如瓜瓠骨節盡痛晝夜叫
號不休蓋病本受于按吳時嘉慶中嘉時時舉發不
似今年之甚也使來不肖人事者二三月間一應惟從
枕上領感手爲足困不能執筆日夜呻吟其小候
不謂竟淹至今也未弟今日進食飲如平時矣保有
數年活矣然氣弱不能遠出晉謁或于明春連年李
修吾年兄樓船見迂者三而趨且未應徒戴其厚要
之人有性不能輒強也于長君博雅君子舉業可冀
一捷非他任子比至孝至誼元老以下皆敬禮之未
弟近結爲兒女姻矣如以諸生分入見望尊霽顏破
格遇之無論大賢之後未弟之屋上烏卽其人固自
佳品耳諸所欲言須之專布

與王霽字年丈

伏拜序帖之命从矣意興未至不敢草草下筆

定作催檄使者凡二十餘日一夕篝火成之覺有當也我親家一片精思弟私計頗能揚扆中間迴護時事曲盡鄙心庶幾萬一足報知己矣爲葛丈文雄雅則有之今而不古也吳下號名文翰淵藪令此等役付之則皮膚勾當足矣安能次骨談何容易乎呵凍作字實難先上副本明春首和再計黃鼠人參俟作起子用畢下榻

答王霽字年丈

弟于鄉曲鄙人也于世畸人也會何毫末之足數而我親家眷眷弘獎之插標樹羽直欲引而登之大雅之塗不謂其鄙且畸也則亦生平之大幸哉尊門世德流芳聲華蓋代卽有善鳴之輩莫能彩繪緒餘顧侗黥謗屢以大委相及肩弱難勝止虞弛擔安所竟千繇之重負乎雖然業已命之矣敢不敬承唯是篋筐遠臨動關異數弟有悛悛不自寧而已百拜頌嘉矢諸五內藉使報還伏唯台亮不具

答于振方觀察

薦紳學士屈指江左名家必首鳴珂里第蓋云爾

之內詩書成市多睦之屬雖雖肅肅居然通德之鄉
矣不佞侗勝冠而知慕按轡而竊式焉良非一日之
積茲幸熊車駐止在我東秦侗以林麓樗材無緣攀
請秋深凄緊天未懷人未始不依依慕下也乃荷台
慈過厯存軫惠以溫詞啓副發誠然天而至于分
俸錙而下逮推家食以酒費此又越常之賜銀骨之
感矣島夷狂逞頤一柱不廷迤紜侗不佞何能效其
鳴躍祇用自慙拜返與並惟台慈幸鑒臨緘
不任慙慙

與高東溟學憲

不肖伏在林麓寂無音驛辜負甄培居恒自媿匏苦
不材分應自繫其疇曰與人共濟乎一丘一壑是吾
事也臺下岳岳巖廊所爲條牒諸章疏不作他人口
吻語所在可行言質而慊丹邇來第一諫官矣濟南
如馨地賴泄盟神王吾輩壇坫下人卽死聲木色嘗
不作曹蜍李志也臺下或咎不肖寂無音驛乎蓋名
紙生毛不比向者十三年而遂苦匏自繫也千載人
謫其襟期包荒踈逃所爲咎其寂無音驛者愛我

將生我羽毛顧無奈其瘡痍甚也向病痲瘡如亥市
間日一作比及三年客歲四月始及平又奈何其不
寂無音騁乎就著一書寥寥不盈咫尺頗借古爲喻
臺下對列柏樹啼鳥一賜流覽焉亦知春禱士有意
不龜手海上禁方耳終不直盧扁一軒渠也不肖皇

惡書言

